

子計畫五：後龍溪上中下游客語生態調查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8-0399-06-05-04-05

執行期間：98年01月01日至98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羅肇錦

計畫參與人員：張瑩如、楊名龍、楊燕國、黃元姜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後龍溪上中下游客語生態調查研究

摘要

我們透過後龍溪的語言生態的變化，觀察整個客家話的發展與走向。從與泰雅語、閩南語等的表層語言接觸現象，以及台灣苗栗四縣客家話在聲調、聲母、韻母的底層類化現象、客家話特殊音韻的表現，根據這些語言事實，我們試著推斷客家話是如何層層疊置或如何相互影響而形成現在的圖像。不管從語言內部差異到語言外部的接觸現象，都適切地說明客家話持續變化中。

另外，從後龍溪調查的心得來說，客家話朝四海化、國語化的現象，比想像中明顯且快速，相對地流失與變化的速率也持續倍增。

關鍵詞：後龍溪、客家話、類化現象、四海化

Abstract

We observed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through language changes along Houlong River. We tried to speculate that how Hakka layering or how the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what it is at present based on some language facts, including language contact of Ataya and Min-Nan languages, the underlying form assimilation of Hakka of the four counties in Miaoli in terms of intonation, initial, and syllable, and the specific phoneme of Hakka. From the results, we could speculate that Hakka is constantly changing.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our reflections on the investigation, the situation that Hakka is moving toward Si-hai- language、Mandarination is even more obvious and rapid than what we imagine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isappears and changes more and more rapidly.

Key Words : Houlong River、Hakka、assimilation、Si-hai Hakka

壹、前言

今年語言群計畫中的子計畫一、二、三、四是以後龍鎮為調查區域。而本計畫（子計畫五）則是以後龍鎮為中心，擴及整個後龍溪為區域，主要原因是本文不僅希望得知閩客互動的語言接觸關係，更希望觀察整個後龍溪流域的語言生態情形。因此從上游（受泰雅語影響的客家話）、中游（客家話）、下游（出海口以後龍港一帶的閩南語為主）順流而下，一一訪查。我們工作小組在上游選定泰安、大湖兩個調查點；中游選定公館、銅鑼兩個調查點；下游則選定苗栗、後龍兩個調查點，整條後龍溪則以這六個調查點為觀察區域。透過這六個點，逐一比較完成「後龍溪上中下游客語生態調查研究」的主題，希望透過這樣的調查，清楚的看出苗栗一帶沿著後龍溪的生活圈，有原住民的泰雅語（ATAYAL）與客家語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客家區四縣話與海陸話之間的接觸變化，有道卡斯族（TOKAS）與客家接觸留下的痕跡，更有下游客家話與閩南語之間的接觸變化。

這種語言接觸的結果，雖然一般都是大吃小的定律，但是後龍溪上游四縣客家話佔最大優勢，在上游的客家話也或多或少帶有原住民語的特性（如語調），而下游的後龍鎮上的閩南語與龍港的閩南語，極可能有受客家話影響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閩南發音，不同的閩南詞彙。這些疑問有賴本計畫詳細調查、抽絲剝繭以後，找出證據歸納結論。相信這裡所顯示出來的語言生態，會是非常有開發史意義的證據，也是社會語言學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在後龍溪上游與泰雅族接觸混居的地方，當地平埔族改說客家話以後，他們的客家話聲韻特色或語調，都會有細微的差異，明顯的呈現在他們所說的客家話裡，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分析後龍溪流域的語言生態。

至於研究的方法，我們選出一千個基本詞彙，也特別把泰雅語、客家語、閩南語的特徵詞融入其中，如山上常居動物昆蟲名稱（如山牛角、山狗太、蝙蝠、穿山甲），又如河海魚類名稱（如石鱸、湖蜆、狗鮎踪、團魚、鱔、毛蟹、赤鯮、魷魚、秋刀魚），又如食物名稱（粄、餡、鹹菜、七層塔、甕菜、九層粄）等等，

可以根據這些詞彙區分出泰雅、客家、閩南的差異。依據這些語言調查的實例，將特殊語音及特殊詞彙製成調查表格，分別在泰安、大湖、公館、銅鑼、苗栗、後龍，共六個調查點做正確的定點語音詞彙記音錄音。記音過程中，如發現某個特殊音或詞彙，可以當作區分泰雅語特質、客家語特性或閩南語特徵時，隨時斟酌加入調查表格。

後龍溪上游泰安、象鼻、渭安是原住民居住地，中游公館、銅鑼、苗栗是嘉應州鎮平、五華等為客家人乾隆年間於此開墾定居，下游後社、竹南、通霄、苑裡，是康熙以後漳州閩南人來此聚居。因此上中下游形成原住民、客家、閩南等語言交互影響的特殊生態。加上公館、銅鑼、大湖、……一帶早年是平埔後道卡斯(Tokas)的居住地，其中，還有一些殘存在客家話中的平埔話，例如 patau(放符)、kazi(背袋)……等詞彙，尚留存於客家話中使用，語言殘餘現象顯著。

後龍河流域，似乎構築了台灣語言環境的縮影。經此調查，可看出他們之間因居住地接觸交疊，而語言互相借用。如上游泰雅族有客語詞彙借入；中游有道卡斯族語、客語混用；下游有客語與閩語混用。從後龍河流域的詞彙比較，我們發現幾種原因造成彼此的不同：語言接觸、造詞差異、構詞差異、使用習慣、語音演變、社會因素、地理影響、語言的創新與保守、有音無字等。原因有牽涉到語言的內部結構，如造詞差異、構詞差異、語音演變，也有牽涉到語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的習慣、社會因素、地理環境因素、語言接觸。凡此現象，是以看出後龍溪近百年來的語言生態及變化特色。其間文化經濟的強弱、變化速度與傾向、語言影響的因素，都可藉此釐析出有意義的條件。

貳、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計畫的方向，我們尋求適當的發音人。希望可以探求整條鳳山溪上游—泰雅語與客家話的語言接觸；中游—各客家次方言相互影響的情況；下游客家話與閩南語接觸的現象。從上游至下游共選擇六個鄉鎮十二個方言點，逐一進行詞彙的調查，希望建立流域內客家方言基礎詞彙語料庫。再者，我們認為方

言變異無所不在，方言變化也時時在進行，並且語言的變化能體現在語言的共時變異之中。因此，我們就共時的觀點來觀察整個鳳山溪流域客家話的變異，透過方言接觸的研究，希望發掘客家話的過去與現況。以四溪上中下游分別代表原住民聚落的賽夏語、客家聚落的海陸饒平語、閩南聚落的閩南語，可以從聚落語言分析聚落生態，可以從語言生態看客家歷史的足跡，可以從歷史的足跡看客家社會的變遷。

參、文獻探討

關於語音變化的分析，語言學家的看法不一。新語法學派認為語音變化是規律的，而且沒有例外，所有的例外是移借或類推所造成。新語法學派的兩位領袖 Osthoff 和 Brugmann (1878) 說：「每個語音變化，由於他是機械地出現的，所以都按規律發生，不允許任何例外。這就是說語音變化的方向，對於一個語言社團的所有成員總是相同的，除非出現了方言分化，所有在相同條件中帶有音變所涉及的那個語音的詞，都沒有例外的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轉引自王士元，2000：51)

另外一派是 Wang (1969) 所提出的「詞彙擴散」(lexical diffusion) 理論，詞彙擴散理論認為語音演變初期一些詞組會有雙重發音，也就是通過共時變異表現的辭彙擴散有三個階段：未變、共時變異、已變。(王士元，2000：59)

	u	v	c
W1			W1
W2		W2~ W2	
W3		W3~ W3	
W4	W4		
W5	W5		

“W”表示詞，“u”表示未變，“v”表示共時變異，“c”表示已變，“W1”表示這個詞的已變形式。

語言演變是一個不斷整合的過程，外在的層次被納入整個系統中和固有的層

次融合，這是語言異質性成分的由來。以客家詞彙的現象來說，今天台灣客家詞彙往往有兩種以上的稱呼，何以如此？這是原有客家詞彙和外來詞彙接觸後產生競爭、調整過渡期階段，再一段時日後，廣為大家接受的詞彙脫穎而出，久不用的詞彙逐漸退出甚至消失，這是語言接觸的完成期。

國語詞彙	客家話詞彙	閩南語詞彙	備註
內衣	身底衫、內衫	內衫	
內褲	身底褲、內褲	內褲	
孀母	阿孀、叔尾	阿孀	
連襟	大小姨丈、大小仙	大小仙	
蘿蔔	蘿蔔、菜頭	菜頭	
蘿蔔乾	蘿蔔乾、菜脯	菜脯	
紅蘿蔔	紅蘿蔔、紅菜頭、nin zin	紅菜頭、nin zin	nin zin 是日語
南瓜	金瓜、番瓜、黃瓠	金瓜	
蓬萊米	蓬萊米、內地米	蓬萊米	
濫泥巴	濫餉糜、爛泥	濫餉仔糜	疑“濫餉糜”是“濫餉仔糜”的音轉詞
墳地	塚埔、墓仔埔	墓仔埔	
腳踏車	自行車、腳踏車、自轉車	駁踏車	“自轉車”是日語
錦蛇	南蛇、臭青仔	臭青仔	
螳螂	愛巔批波、草狗	草狗	
湯匙	湯匙、調羹	湯匙	
筷子	筷仔、箸	箸	
駝背	背佝佝、k'iau ku	k'iau ku	

語言如果處在封閉的區域裡，自行發展所產生的演變比較小。與外界交流往來，語言接觸後就會產生不同狀況：

「任何兩個語言 A、B 相互接觸之後可能產生三種變化：(黃宣範 1995：257)

1、二個語言都同時保存了下來，形成所謂的“雙言”現象。即 A 只使用於某些情境，B 使用於其他情境，二種語言的功能分化很清楚。

2、A 最後取代 (即消滅) B。

3、B 最後取代 A。」

不論是 A 最後取代（即消滅）B，抑或 B 最後取代 A，都屬於「語言取代」，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至於「雙言現象」屬於過渡期，此時期語言產生「移借」現象，就是從不同語言變體借入新的語言成分。今日客家詞彙借入一些閩南語詞彙，例如：大小仙（大小姨丈）、阿嬪（叔姆）、歹勢（不好意思）、菜頭（蘿蔔）、菜脯（蘿蔔乾）、金瓜（番瓜、黃瓠）。客家詞彙也借入一些官話詞彙，例如：懷疑（疑狐）、釣竿（釣檣）、一定（定著）、以前（頭擺）、虧待（缺虧）、時候（時節）。以上借用是整個詞彙原封不動的移借，屬於詞彙借代現象。其次詞彙借入後，會經過語言系統的過慮、調整而產生一些改變。

「台灣閩南語稱『鳳梨』為 $\square N lai$ ，稱『番石榴』為 $pat-a[pat-la]$ ， $na pat a[na-pat-la]$ ，或 $na puat a[na puat-la]$ 。這兩個詞的讀法，其實借自台灣山地語。像『鳳梨』布農（Bunun）語是 $buNlai$ ，排灣（Paiwan）語是 $paNuqa\lambda$ 或 $uNəqa\lambda$ （ λ 是舌面邊音）。『番石榴』布農語是 $lapat$ ，排灣語是 $navat$ 。閩南語借入之後，做了些音韻的調整」（何大安 1996：176）

台灣地區屬於多語區，就語言通行程度而言，我們把國語、閩南語歸類為強勢語；客家話、南島語相對屬於弱勢語。當兩種不相等勢力的語言接觸後，弱勢的一方會向強勢語言吸收異質成分，進而形成雙語現象。即使兩種勢力相當的語言，在交界毗鄰地區的人民也同樣會吸收彼此的異質成分而形成雙語情形。這種語言兼用，我們稱為「雙語現象」。這是今天客家人（客家地區）、原住民（山地鄉）都能操持閩南話、國語，進而使客語、南島語「異質」成份增加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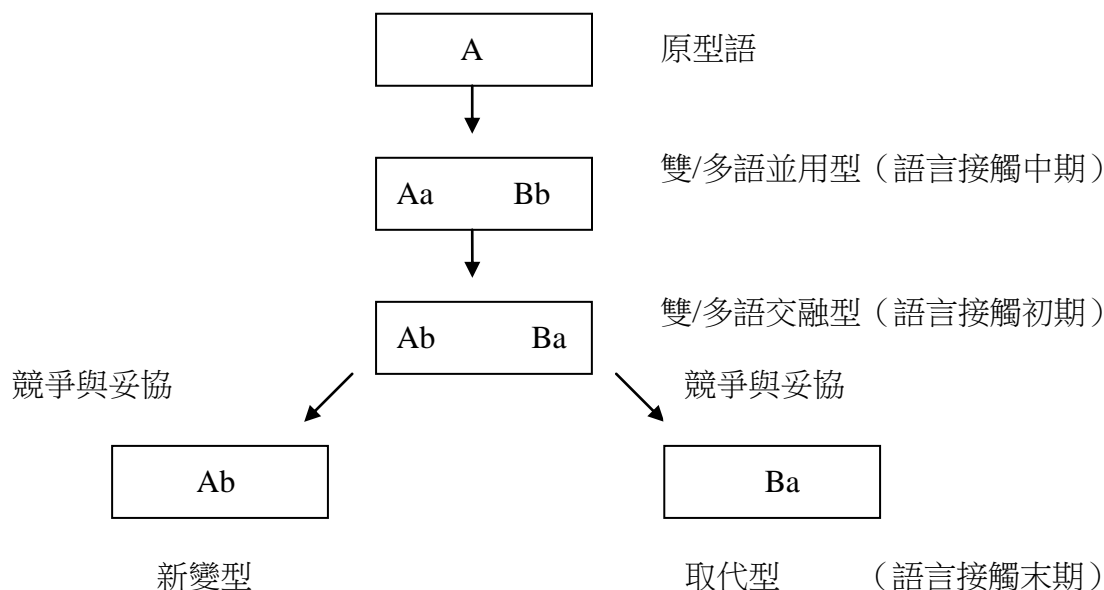
語言兼用發展到一定時期，也就是強勢語的勢力越來越強勢的時候，弱勢民族的部份成員就會慢慢放棄自己的母語而改用其他語言，這個時候就是語言轉用（language shift）期了。語言轉用從範圍上分，有整體轉用、主體轉用、局部轉

用三種類型。局部轉用指一個民族的部分地區或部分人發生語言轉用，主體轉用指一個民族的大部分地區或部分人轉用另一種語言，整體轉用指一個民族全部轉用另一民族語言。(袁焱 2001：11) 我們可以把局部轉用看做是強弱勢語言的接觸初期，在強勢語壓力下弱勢民族只有少部份人受到影響而已，如果強勢語繼續發揮影響力，就會使得弱勢民族大部份人改用強勢語，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就會導致整體轉用現象了。

以目前台灣地區的語言現象來看，客家人、原住民交談時會使用國語或者閩南語的夾用語，而閩南人以母語談話時會使用國語夾用語，外省人交談時同樣會夾用閩南語詞彙。夾用語屬於語言局部轉用類型，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政策保護弱勢語，按照目前情形發展下去，可以預知整體轉用的結果是南島語首先消失，客家話也將慢慢步其後塵。而我們在後龍溪調查的結果，發現客家話流失的速度，遠比官方數字來得快速。尤其，為大家熟知的現象，母語傳承呈現出斷層，甚至沒有傳承的跡象為客家話流失最主要原因。如果母語保存流於官方大力提倡，而沒有落實於家庭教育的母語傳承，那麼客家話消失是遲早的事。到時，能夠用客家話流利對談的人，可能會以「活化石」的語言現象存在。現今官方所推廣「客語生活學校」，未來可以推廣「客語生活家庭」更能夠為母語傳承注入實質力量。

董忠司先生提出了在語言接觸所形成的語言變化類型上，提出「取代型」與「新變型」兩大類型的語言接觸模型⁸，展現了二種不同的語言在發生語言接觸時的演變過程。

⁸董忠司〈閩南語的南進及其語言接觸之一例—再論海康音系的保守和新變〉《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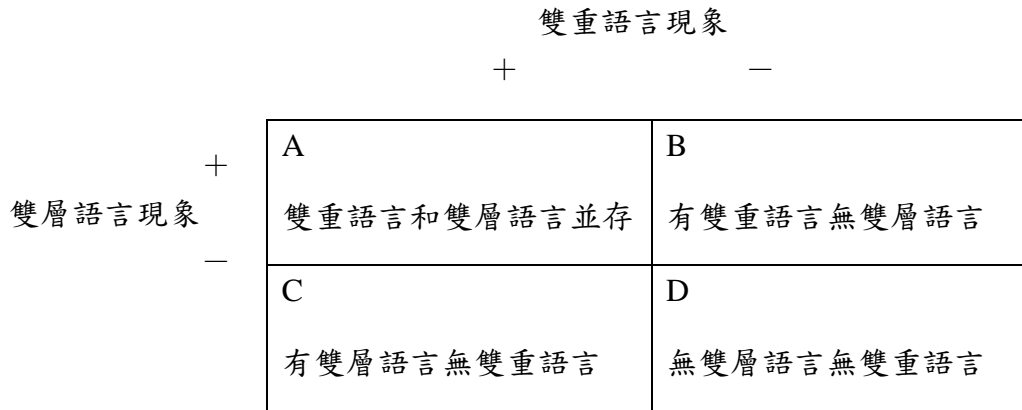
1. 「A」表示本土語言，A 語言可以擁有 a1、a2、a3.....an 等語言成份，我們簡稱為「Aa」
2. 「B」為外來語言，B 語言可以擁有 b1、b2、b3.....an 等語言成份，我們簡稱為「Bb」
3. 「Ab」代表本土語言被 B 語言影響而具有 B 語言成份。
4. 「Ba」代表外來語言被 A 語言影響而具有 A 語言成份。

所謂取代型的語言是外來語取代原型語變成主要的通行語言，以後龍鎮豐富、校椅二里為例，閩南語就是取代型，閩南語取代客家語成為目前主要通行的語言⁹。目前在豐富、校椅二里的通用語是閩南語，筆者走訪這二里所用的語言幾乎都是閩南語，居民雖能聽說客家話，但退居於家庭對內使用的溝通語言，七十歲老輩亦多用閩南語與外界溝通，年紀愈小者甚至只會說閩南語，而聽不懂客家話，顯示這二里的客家語已經被取代了，但是同時在閩南語中也發現了客家語

⁹ 我們從早期地名可以發現後壠社，原為平埔族（道卡斯族）居住地，但是東部丘陵區（豐富、校椅、溪洲），卻以客語地名特徵詞命名，如：窩、壠、屋等地名，初步調查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早期是由道卡斯族與客家人混居的情況，後由強勢語言客家話、閩南語層層取代，而今此地區多以閩南語為對外語言，對內或以客家話為家庭語言。

殘餘，如稱謂詞彙和生活日用詞彙部份。

Fishman 於 1972 年首先提出來的，雙重語言¹⁰和雙層語言的關係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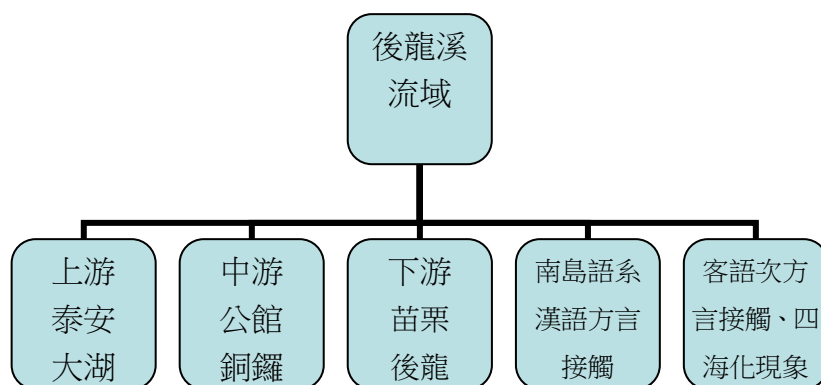


上圖的 C 階段是移民社會的現象，在擁有許多民系的同一居住地中，社會或經濟方面比較成功的民系的語言就會成為高層語言。

因此本文從目前在年齡層上形成三個社群可以做此推測：自一百六十餘年前，道卡斯族語與客家話接觸，其後，閩南語和客家話的接觸開始，閩南語的強勢，使其從第二語言，轉而與客家話並列為雙語，甚至成為第一語言，最後取代了客家話，以閩南語為頂層語言與上層語言（針對底層語言而言）的現實十分明顯。從共時的角度來觀察語言接觸在實際語言中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語言或詞彙由 A 形式轉變到 B 形式，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取代或是繼承的過程，必須經過層層的競爭和妥協。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¹⁰雙語現象 (bilingualism) 又稱為「雙重語言現象」，是指在一個語言社區，在日常生活的各種不同場合，人們普遍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語言口頭表達或交流思想，例如香港有許多人具備英語和粵語兩種語言的使用能力，雙重語言現象也包括「雙重方言現象」和「多重語言現象」，雙言現象 (diglossia) 又稱「雙層語言現象」，是指同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同的場合，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方言，雙層語言現象是就社會功能而言，在語言的使用上有層級之別。



延續本計畫第一年的研究架構，(如上圖所示)，我們持續關注整條後龍溪流流域的客語生態樣貌。上游—泰雅語與客家話的語言接觸；中游—各客家次方言相互影響的情況；下游客家話與閩南語接觸的現象。依流域的上、中、下游各選定了下列地點進行田野調查：上游—泰安、大湖；中游—公館、銅鑼；下游—苗栗、後龍。此外，每一個調查點選定兩位發音人。

本計畫採用直接調查法、觀察訪查法從事調查工作，以詞本位調查法為基礎，著重詞彙的調查，透過詞彙的差異比較，分析出詞彙擴散的程度。因此，特別留意特殊詞彙的差異，以及特徵詞詞彙的用法及語意擴散程度。

延續第一年各季計畫表，本年度各季的工作計畫如下：

第一季著手設計詳盡的詞彙調查表。就學理上而言，詞彙是相對於語音及語法更容易發現語言接觸下的改變。於是本計劃以調查流域內客家方言的詞彙為主，亦避免與計畫二音韻分析重疊。預定設計詳盡之詞彙調查表並開始尋找適當之發音人，以確立調查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第二季反覆審核詞彙調查表之內容，以適用於本計劃之調查，從第一季所設計之調查表中，去蕪存菁，讓調查表所選詞條更具代表性。第二季並開始實際調查工作。

第三季持續進行調查，並對完成之語料反覆覈實。

第四季針對調查所得進行初步的分析。

本計畫工作程序可如下圖所示：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二、三季			第四季	
設計製作調查詞表	→	尋找發音人	→	審核、汰換確定發音詞表	→	調查	→	反覆覈實。再調查。	→	初步分析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一、後龍溪的語言生態概說

以後龍溪流域為主軸，以流域範圍分上游（受泰雅語影響的客家話），中游（客家話），下游（出海口以後龍港一帶的閩南語為主），我們上游以泰安、大湖為調查點，中游以公館、銅鑼為調查點，下游以苗栗、後龍調查點。

希望透過這樣的調查，清楚的看出苗栗一帶沿這後龍溪的語言生活圈的生態，有原住民區的泰雅語（ATAYAL）與客家語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客家區四縣話與海陸話之間的接觸變化，有平埔道卡斯族（TOKAS）與客家接觸留下的語言殘餘，下游客家話與閩南語之間的接觸變化，涉及的語言層次及可討論的議題尤其豐富，令人興奮又期待。

（一）客話與泰雅語接觸情形

後龍溪流域的上游泰安、汶水一帶，原住民族群以泰雅族為主，泰雅族人部分因為溝通需要，需要到山下大湖一帶就學、買東西等因素而必須學習客家話。而南島語言與漢語方言相互差異大，泰雅族人在客語習得過程語音的調整與適應是我們觀察重點。

我們進行了初步的調查與記音，發現盧老師以及柯老師的客語（四縣）發音情況，有幾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

1. 聲母部分—

(1) 送氣音有時會讀成不送氣音，甚至送氣與不送氣音呈現混淆不分的情形。例

如：p^hu→pu

(2) 重唇讀成輕唇，例如：p→f，p^h→p

(3) 四縣客話出現舌葉音，例如：s→ʃ，ts→tʃ

(4) 舌面高元音央化，多讀成央元音。i→ə

(5)n、l 不分，或成無定分音。

(6)舌根音多讀成舌尖音。ŋ→n

(7)四縣客話出現海陸客話的舌葉音 3

2.韻母部分

(1)部分塞音韻尾丟失，部分成為喉塞音。少部分字音呈現規律性的變化，如：k→p
或 t→p 的現象。大部分情況是如：穀 koʔ

(2)合口多成開口。這是所有南方漢語共同的現象，判斷是受官話的影響較深。

m→n

(3)有韻尾展延的現象。會呈現韻尾展延的現象，規律出現於後接仔尾詞時發生。

例如：柑仔 kam me

(4)「i」介音有丟失的情況。例如：p^hien→p^hen

(5)有語音同化的現象。

(6)部分鼻音韻尾讀成塞音韻尾。這部分目前尚不確定是為規律性變化，抑或規律性錯誤。ŋ→k

3.聲調部分

(1)調值變調情形，低平調變中平調 11→33

(2)調值低平調變調成上升調 11→24

(3)部分調值低平調與高平調，有混淆現象。11→55 55→11

以上所列舉的語音現象，我們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其中細微的差異性，是我們要深入探討的重點，我們希望可以知其然，亦知所以然。並且歸納出發音人在多語環境下，泰雅族語與客家話之間語言接觸的差異性。後續希望可以銜接第一年計畫中，調查新竹尖石、馬武督地區，客語與泰雅語接觸的情形，相信可以更宏觀的角度，提煉出較為細緻的比較與發現。

(二) 客話與閩語接觸混用情形

苗栗後龍鎮是後龍溪流域出海口的區域，有史記載以來，後龍區域為平埔族後壠社和新港社居住地¹¹。後龍鎮鎮民之族群，閩南語系約佔總人口四分之三，分佈於靠海地區，並且散居在其他各里；客家人約佔四分之一，分佈於東邊丘陵地區，以豐富、校椅二里最多。¹²

本文在後龍著重觀察的是：客話與閩南話互動所造成的語言現象，以及閩南人學習客語的語言習得情形有無參數性的規律。後龍鎮的客家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丘陵區，其中以豐富里、校椅里的客家人最多，以宗族姓氏來看，以平和江氏、陸豐彭氏為主。而我們以校椅里安溪魏氏（閩南人）為主要調查人。

閩客是台灣兩大語群，因居住環境交錯、必然有許多接觸與互動，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但是，兩者之間語言接觸下會產生的語言變化，實在耐人尋味。後龍的客家人都是使用(國)閩客多語與國閩雙語的情形，部份客家人經歷語言轉換，不再使用客家話，而選擇使用當地優勢的語言—閩南話。在音韻層面上，閩南語與客家話在聲韻調上都有所差異，我們發現：

(1) 四縣客家話比海陸客語少了舌面塞擦音 /tʃ, tʃʰ, ʃ/ 這一組聲母。而客家話又比閩南語多了唇齒音 /f, v/，因此閩客語言交互影響之後，在聲母上表現在唇齒音的分布與變化上，閩客互動地區，經常出現 f 與 hu 之間的轉換。本次調查我們發現魏姓發音人聲母亦有類似的變化。如：虎，讀成 hu。

(2) 客語常用詞彙改以閩南語化形式轉譯。

常透—輒輒、糍粑—麻糰等詞彙。有時間將整理出轉譯方式的詞彙表。

(3) 客語、閩南語的語言接觸情形

閩客語接觸後，客家人學習閩南語方式有「語音借用」與「詞彙借用」兩種。我們以客語漸變閩南語詞彙舉例說明。

(A) 語音方面：直接借用閩語的聲母、韻母、聲調，或者轉成客語的音韻發音。其中以改變韻母，其餘聲母、聲調閩客語相同方式最普遍。

¹¹ 引自《後龍鎮誌》P366。

¹² 引自《後龍鎮誌》P391。

詞例	本義及引申義	現象說明
公「家」	大家共有、資源共享	ka ⁵⁵ →ke ⁵⁵
鼻「流」鼻串	形容鼻涕流不停	liu ⁵⁵ →lau ⁵⁵
「家」「婆」	本指家裡的總管者，引申為愛管閒事者	ka ⁵³ p ^h o ⁵⁵ →ke ⁵⁵ po ⁵⁵
「口」水	讓水流下去	□→lau ²²
「傷重」	形容很嚴重的事情	soN ⁵³ ts ^h uN ¹¹ →siong ⁵⁵ tiong ¹¹

(B) 詞彙方面

客家人為了生存、溝通需要以及做生意考量，不得不學習閩南語詞彙。其學習方式是直接音譯閩南語音。同時也是客家地區通行「閩南化」的客家詞彙。例如：蘿蔔→菜頭、紅蘿蔔→紅菜頭、蘿蔔乾→菜脯、電扇→電風、電火→電球、不好意思→歹勢、肩胛→飯匙骨、發病→破病、(疲累) k^hioi→t^hiam、大小姨丈→大小仙、叔媿→阿嬪、擋唔 tiau (受不了)、恁 lam (好爛)。

而根據張為閔的發現海豐客話與閩南話互動頻繁，試舉以下的詞彙，來說明閩客語間存在的共通之處。飲食類「粥」讀做「糜」、「餛飩」讀做「扁食」、「餡」讀做「a」、「粉絲」讀做「冬粉」、「蚊帳」讀做「眠帳」、「風箏」讀做「風吹」、「鼻子」讀做「鼻空」、「耳朵」讀做「耳空」、「右手」讀做「正手」、「聾子」讀做「臭耳聾」、「瞎子」讀做「青盲 ə」、「麻子」讀做「貓面」、「孀母」讀做「阿孀 (tsim)」、「打雷」讀做「打雷公」、「出虹」讀做「出天虹」、「喝」讀做「唸」、「藏」讀做「囤」、「吹牛」說成「欺雞類」及「講豪腔」、「發誓」讀做「咒誓」、「躲」讀做「囤」、「入贅」讀做「分人招」、「發抖」讀做「癩癩顫」、「值得」說成「值 (tat) 得」、「清靜」說成「恬 (tiam) 靜」、「累」亦有「癩」之音、「胖」讀做「大箍」、「害羞」讀做「敗勢」、「一點兒」讀做「一點 (tiam) ə」、「一朵花」讀做「一蕊花」、「一條被子」讀做「一領被」、「恰好」讀做「堵好」。(張為閔：2008)

(三) 客語朝國語化走向

四十年前客家人說國語不標準，我們稱之為「客家國語」，現今客家人說客家話都是從國語翻譯過來的，我們稱之「國語客家」。目前，我們調查後發現，不僅中年一輩發音人如此，甚至有時連老一輩發音人都將客語罕用詞彙改以國語化形式轉譯。

1 客語、國語的語言接觸現象及演變

客家話跟國語接觸結果，顯然強弱立辨，弱勢方言為了生存需要以及溝通方便，必然向強勢方言學習。其結果，客家語言逐漸產生變化，原本保持中古音韻特色不是產生不規則的變化就是消失殆盡。詞彙方面更是明顯，講客家話時使用國語式詞彙思考，那麼脫口而出的也就變成國語式的客家詞彙了。

客語原有詞彙不用卻使用國語式的辭彙，這是客家詞彙逐漸萎縮的現象，值得重視。例如：「定著」說成「一定」；「做得」說成「能夠」；「時節」說成「時候」；「自家」說成「自己」；「板圓」說成「湯圓」；「番蒜」說成「芒果」；「番薯葉」說成「地瓜葉」；「剃頭店」說成「理髮廳」；「釣檳」說成「釣竿」；「一晝邊」說成「半日」；「疑狐」說成「懷疑」；「缺虧」說成「虧待」；「枋模」說成「模板」。

以上現象大多出現在青少年以及青年身上，中年以上年齡層比較沒有這些發音問題。這反映出國語已是台灣優勢的語言，因為年輕人的說話思考已經是國語式的模式。

2、音韻演變方面

年輕人吸收國語音韻後，影響客語音韻現象：

- (1) 入聲字不是弱化為喉塞音，就是弱化至極而丟失塞音韻尾。換言之，原本帶有塞音韻尾字，逐漸變成開尾韻的字。

例如：

A、-p→/：練「習」sip→si/、「十」號 siip→sii/、腳「踏」車 t^hap→t^ha/。

B、-t→/：其「實」siit→sii/、「食」脈介Σit→Σi/、屎「窟」vut→vu/。

C、-k→/：「著」傷 ts^hok→ts^ho/、「落」實 lok→lo/、人「客」hak→ha/、

隔「壁」piak→pia/。

- (2) 雙脣鼻音韻尾逐漸演變為舌尖鼻音韻尾。例如：「心」肝 sim→sin、新「衫」sam→san、「臨」時 lim→lin、「南」洋 nam→nan。
- (3) 濁音清化後，客家話原本「不論平仄，一律送氣」規則，受國語「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規則影響，改變為部分仄聲字跟著不送氣。例如：進「步」p^hu→pu，「造」反 ts^ho→tso，宣「導」t^ho→to，「地」球 t^hi→ti，心「臟」ts^hoN→tsoN。

總之，客家音韻逐漸向國語音韻靠攏，我們或許可稱這些語詞為「國語式客家話」。

(四) 客語特徵詞彙漸消失

根據溫昌衍(2004)所篩選出來的一百條外區罕見的客家特徵詞，他認為這是客家話中重要的特徵詞。我們發現若特徵詞持續消失，那顯示客家的語言特徵也正處於消逝的階段。例如：「半晝、半晝頭」說成「半日」；「笠女麻」說成「笠帽」；「灶頭、灶頭下」說成「爐灶、灶底下」。目前我們持續關注特徵詞逐漸萎縮的詞彙範圍，以及萎縮程度的詞彙類別。

另外，客家話獨有特色的三合元音-*ioi* 的韻母，在四縣客家話中，見於 *k^hioi*，表示疲累之意。而海陸客話，見於脆 *ts^hioi*，如今只出現於老年層發音人，中年層發音人多半改成其他讀音或指不會讀。

(五) 客語四海化趨勢

從早期羅肇錦、古國順提出客語有「四海化」現象，許多人開始注意這樣的問題。「四海話」是指「四縣話」和「海陸話」混合以後所產生的新客家話，主要流行在四縣與海陸混居的地區，由於目前台灣的客家話，以乾隆年間蕉嶺(舊稱鎮平)來臺的四縣話佔優勢，所以，「四海話」也以講海陸話的人說四縣腔調為例。其中鄧盛有、鍾榮富、張屏生等對於「四海化」擴散現象的研究，皆有可

觀之處。而我們經過鳳山溪流域的調查下發現「四海化」的現象，果如羅肇錦多年前的預言，「四海化」的詞彙擴散現象，已經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客語漸變的軌道。

以大湖、公館、銅鑼、苗栗等地為例，明顯的有海陸與四縣話二讀的情形出現，四縣客語精莊組聲母捲舌音逐漸分流，呈現 $ts\ ts^h\ s$ 與 $tʃ\ tʃ^h\ ʃ$ 分流趨勢明顯。四縣客語的去聲原不分陰陽，現同於海陸，去聲有分化的現象，或是解釋為四縣、海陸混合腔的四海話，去聲是分化成陰陽兩調。

（六）客語詞彙的一致性與區域性

整體來說，除了泰安、後龍兩個調查點之外，其餘大湖、公館、銅鑼、苗栗等四個調查點，四縣客家話的詞彙內部一致性頗高，以一千條調查詞彙來說，大約有九成詞彙相似度一致，顯示苗栗地區的客語的詞彙差異頗低，不過，其中有一批詞彙僅出現於苗栗地區的區域性詞彙，與其他各地四縣客話不太相同，尤其與南部四縣客話差異頗大。

而泰安在習得客語的過程中，發現發音人遇到不會說的詞彙，會採用客話語感改用或拗折成國語詞彙或不當詞彙。這應是第二語言習得共同會出現的規律性錯誤。

以上是後龍溪流域調查時所注意的語言現象與發現，以下我們視為苗栗四縣客話的特色，部分情況與南部六堆四縣客話有差異，不涉及差異處不另加說明。

二、台灣苗栗客家話的特色

（一）引言

人類創造語言文字。最初是「隨興所至」，依自然的聲音、形狀去加以模仿描繪，因此不同的人思惟都不一樣，創出的語言文字也大不相同。然後再由社會去「約定俗成」，慢慢發展成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字。

客家話也是這樣，在他們生活的天地裡，孕育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化，由於時間長久，週遭的空間環境也很複雜，所以語言成分也跟著變得複雜，舉凡接觸過的語言，或多或少都會借入融入一些，變成自己的新成分。我們對這樣的一個複雜體應如何去分析追溯，是一個大難題，除了可以用科學實驗論證的項目，剩下的大概只有在看似渾沌不明的質樸現象中，想辦法加以分類，從分類中慢慢找出規則，再藉這些規則加以推斷，找出正確的答案。這就是「類化」

(classification)，不管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都常用來分析他們所擁有的資料，這裡就利用「類化」的原則，把四縣客家話納入規則，來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語言問題。

(二) 聲調類化與推斷

1、變調規則：

四縣客家話的變調，只有「陰平」會在「陰平」「去聲」「陽入」前面會變成「陽平調」，其他調類不管怎麼配都不會產生變調，原因是什麼？如果不加以類分就無法找到答案。現在先把【陰平、去聲、陽入】調值列出，分別是【24、55、50】，都是尾音有高調的調類，其他【陽平、上聲、陰入】調值是【11、31、20】尾音都是低調，形成高調型（陰平、去聲、陽入）與低調型（陽平、上聲、陰入）兩類。而產生變調的陰平正好尾音是高調，如果下接的是高調類，讀起來就拗口不順，因此高調型的陰平【24】，在高調【24、55、50】的前面，自動異化（disassimilation）變成低調的陽平【11】：

	陰平【24】	（光光）
陰平【24】→陽平【11】	去聲【55】	（光線）
	陽入【50】	（光復）
	陽平【11】	（光明）
陰平【24】→陰平【24】	上聲【31】	（光影）
	陰入【20】	（光目）

寫成簡單的類分公式就成了：

【高】→【低】/—【高】

【高】→【高】/—【低】

2. 合音產生新調:

四縣客語有不少合音現象，這些合音大都截尾去頭，留下前字的頭與後字的尾，結合成新的發音，而且產生一個新調類（四縣客語有【24】【11】【31】【55】【20】【50】六個調類）。如：

分佢（給他）：bun【24】+ki【11】→bi【53】

分你（給你）：bun【24】+n【11】→bun【53】

等下（等下）：den【31】+ha【55】→da【35】

來去（來去）：loi【11】+hi【55】→li【35】

3. 仔尾調兩類：

四縣客語「仔尾詞」有兩個調，一個是【31】降調，一個是【11】低平調，跟在【陰平、陽平、去聲、陽入】後的仔尾唸【31】降調，跟在【上聲、陰入】後的仔尾唸【31】降調。究其原因應該是【陰平、陽平、去聲、陽入】都不是降調【24、11、55、50】，所以用仔尾唸降調【31】與它他相配，在聲調異化比較好發音的立場，是很合理的變化。問題是【上聲、陰入】只有上聲是降調【31】，陰入一般擬成【20】是低短調，以異化變調的立場看，上聲是降調【31】後接仔尾唸低平【11】，是合理的變化，但是低短調的陰入【20】不是降調後面仔尾也唸低平【11】，就有點說不過去。因此，陰入的聲調應由【20】改為【31】，才能跟上聲一致，規則大致如下：

箱（sion²⁴）仔：陰平【24】+【31】

猴（heu¹¹）仔：陽平【11】+【31】

柚（iu⁵⁵）仔：去聲【55】+【31】

擘（c(ut)50）仔：陽入【50】+【31】

桶（tu(31)）仔：上聲【31】+【11】

屋（vuk20）仔：陰入【20】+【11】

如果把陰入【20】→【31】那麼六個聲調的仔尾聲調就完全符合類化的調整，也因此可以推斷四縣話的陰入調應該是【31】而不是歷來的【20】。

4.文白異調：

四縣客語中有些字詞都有文白不同調的情形，其中文讀音唸去聲【55】白讀音唸陰平【24】的佔最多。這些現象又以全濁上聲，部份口語唸陰平【24】(如在坐舊動近被斷淡婦戶遞丈上下檻後敗鎬)，文讀唸去聲【55】(如在坐舊動近被斷淡婦戶遞丈上下檻後敗鎬)最豐富整齊，例如：

陰平：被【24】骨、遠近【24】、地動【24】、斷【24】截、鹹淡【24】---白話

去聲：被【55】害、近【55】來、運動【55】、斷【55】言、淡【55】水---文言

這些問題，歷來學者討論很多，尤其劉綸鑫先生（2001）在《江西客家方言概況》的討論舉例非常詳盡。都認為這些文讀聲調（去聲）與北方官話全濁上唸去聲一致，很清楚的是後來從北方話借入的後期客語音非本來的客家話聲調，相反的，口語聲調（陰平）才是保留本來早期客語的底層，正好與畬語一致的聲調類別。游文良《畬族語言》所紀錄的現代畬族語言聲調與漢語之間的差別就呈現了清楚的關係：「現代畬語陰平調主要是古清平聲和清去聲字，一部分是古全濁上聲、古次濁上聲字、古次濁去聲字」這裡除了古清去聲字（變破放晝菜去---）與古次濁去聲字（妹面問露---）今客家話少有此現象以外，其餘古清平聲字（邊飛刀尖偷雞---）、古次濁上聲字（馬尾暖軟冷嶺---）唸陰平，與現代客家話一致。可見古全濁上聲字、古次濁上聲字唸陰平現象，這是客家話保有原來畬語調類的現象。事實上，從這個點就足以證明客家話是源於彝畬語，後來學北方書面語以後，才加入全濁上唸去聲的語詞，其他不識字的人只說口語音只唸陰平調，完全保留畬語的聲調。

（三）聲母類化與推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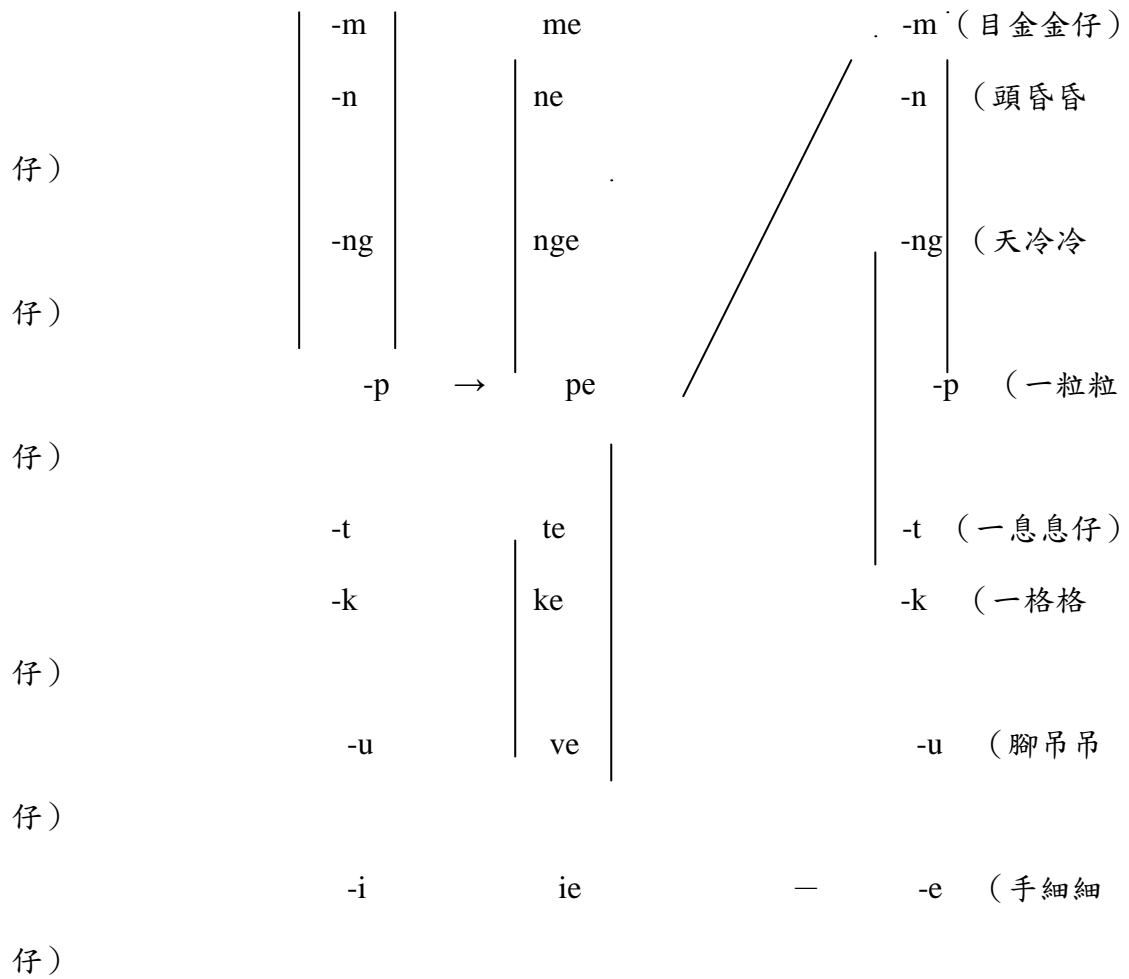
苗栗四縣客家話，仔尾詞或重疊詞當尾詞的最後音節「e」，在真正發音時都

跟著前面的音節，如果前面音節的音尾是-m，那麼韻尾的「e」也會受前面韻尾同化，而變成「me」，依此類推，沒有例外。下面分仔尾聲母同化與重疊尾聲母同化兩部分說明如下：

1. **仔尾聲母同化**：四縣客語仔尾詞聲母，總是跟著前面詞根的韻尾類化，如果韻尾是-u，仔尾聲母就變成 v-，如果韻尾是-p，仔尾聲母就變成 p-，完全遵守這個規則變化：

擔 (-m) 仔 (e→me)
單 (-n) 仔 (e→ne)
釘 (-ŋ) 仔 (e→ŋe)
笠 (-p) 仔 (e→pe)
栗 (-t) 仔 (e→te)
索 (-k) 仔 (e→ke)
糕 (-u) 仔 (e→ve)
杯 (-i) 仔 (e→ie)
絲 (-e) 仔 (e→e)

2. **重疊尾聲母同化**：四縣客語形容詞或動詞重疊構詞時，也都是重疊詞的尾聲，會變成仔尾詞 (e) 的聲母，依序是【-m me】【-n ne】【-ŋ ŋe】【-p pe】【-t te】【-k ke】【-u ve】【-l ie】【-e e】的形式。



(四) 韻母類化與推斷

四縣客家話韻母發生類化現象也很多，例如文白變化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音，這兩組不同的音，原屬兩個不同時代不同的韻母，像「絲仔」「前世無修」「做事」「靠勢」「靚𦉳」是白話口語，都唸-e 韻，但是「蠶絲」「世界」「時事」「勢力」「還𦉳」時是文讀音，都唸-ii 韻，各種不同類化現象，分同化、文白、高化說明如下：

1. 同化: 【ian】 → 【ien】
2. 文白:
 - 文：白
 - 【ii】：【e】(絲世事是勢𦉳)

【ai】：【i】〈弟底剃黎遞〉

【u】：【ai】（住師駛使）

【ii】：【u】（數醋）

3、高化:

主要元音由較低的 a 轉為較高的 o，稱之為高化，客家話的「ai」「an」「uan」「ang」「iang」都升高元音變成「oi」「on」「on」「ong」「iong」。也有「e」轉為「o」及「a」轉為「e」的現象，這種高化所產生的環境都很一致，所以也是一種類化。

ai>oi : [開][來][賽][載][在][菜][蓋][海][改]
an>on : [安][看][幹][寒][汗][旱][漢][翰][案]
uan>on : [暖][卵][門][短][團][轉][川][算][官]
ang>ong : [幫][忙][方][當][堂][囊][狼][抗][行]
iang>iong : [養][良][搶][將][兩][娘][想][向][量]
uei>oi : [會][稅][喙][灰][睡][嘴][妹][歲][背]
ou>eu : [狗][走][樓][某][猴][扣][口][湊][瘦]
au>eu : [撈][少][照][肇][轎][笑][票][要][燒]

（五）特徵詞的類化與推斷

客語基本詞彙中日常口語使用的辭彙，常常因沒有文字去制約，而走音的現象，這種走音有時是沒釐頭的誤讀，完全是個人音誤所造成（如「丈人老」cong55 ngin11 lo31→cong11 min24 lo31），有的可以歸納出類化規則，常見的有同化和增音，這裡就舉這兩個類化有關的例子加以說明：

1、同化:

【昨晡日】：co¹¹ bu²⁴ ngit²⁰→co¹¹ bin²⁴ ngit²⁰

【新婦】：sin¹¹ pu²⁴→sim¹¹ pu²⁴；sim¹¹ piu⁵⁵→sim¹¹ kiu²⁴

【天光日】：tien¹¹ gong²⁴ ngit²⁰→tiang¹¹ gon²⁴ ngit²⁰

2、增音:

【幾多】：gi³¹ do²⁴→git²⁰ do²⁴

【麼人】：ma³¹ ngin¹¹→man³¹ ngin¹¹

【麼該】：ma³¹ ge⁵⁵→mak³¹ ge⁵⁵

（六）推斷

從上面的舉證可以看出，苗栗四縣客家話在聲調、聲母、韻母都有類化現象，根據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推斷許多客家話是怎樣形成的。

1. 陰平變調規則的類化：高調型的陰平【24】，尾音很高，又處在高調【24、55、50】的前面，所以自動異化（disassimilation）變成低調的陽平【11】
2. 文白異調的類化：客家話是源於彝畬語，後來學北方書面語以後，才加入全濁上唸去聲的語詞，其他不識字的人只說口語音只唸陰平調，完全保留畬語的聲調。
3. 合音產生新調的類化：四縣客語有不少合音現象，這些合音大都截尾去頭，留下前字的頭與後字的尾，結合成新的發音，而且產生一個新調類（四縣客語有【24】【11】【31】【55】【20】【50】六個調類）。
4. 仔尾調兩類的類化：陰入【20】→【31】，推斷陰入應該與上聲一樣都是降調，才會與仔尾聲調變成低平調，完全符合類化的調整，也因此可以推斷四縣話的陰入調應該是【31】而不是歷來的【20】
5. 仔尾聲母同化、重疊尾聲母同化：仔尾詞聲母、重疊尾聲母，總是跟著前面詞根的韻尾類化。
6. 韻母類化有同化、文白、高化等現象。
7. 特徵詞的類化有同化、增音等現象。

三、苗栗客家話的特殊音韻

（一）聲母特點說明

(A) 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b- d- g- dz- 與 p- p^h- t- t^h- k- k^h- ts- ts^h-

這個特色，是贛客方言與其他方言區分的第一條件，尤其在吳語保持全濁聲母、官話粵語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湘語閩語平仄皆不送氣的清楚條件下，分析客家話語音特色，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問題出在贛客條件相同，應如何解釋？有人認為是「客語受贛語影響所形成的」（陳昌儀，1990），有人認為「司豫移民從

西晉末年逃離故土以前，古全濁聲母早已讀成送氣清音」（張光宇，1995），都是有待討論的說法。張琨先生在〈漢語方言的分類〉(1992)一文中，找出「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的方言非常多，包括：

山西南部：洪洞、萬榮、運城、垣曲、隰縣、永和、大寧。

河南：靈寶、陝縣、三門峽。

陝西北部：延安、甘泉、延長、延川、清澗、子長。

安徽省區：望江、宿松、太胡、懷寧、潛山、岳西、東至、貴池、
修寧、黟縣、績溪、嶺北。

浙江：淳安、遂安、建德、壽昌。

江蘇：南通、如皋、泰州、鹽城。

從這些地區看來，包括了客家中原祖籍地(山西、河南、陝西)及第一次南遷的路線(安徽、江西、江淮一帶)，如果這種現象把它解釋成客家中原古音就保有「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這樣的語音特色，所以中原部份地區和第一次遷徙所及的江淮地區都保有這種特點。這種現象正是魯國堯先生〈客贛通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1992)最好的註腳。也因此張光宇先生(1995)循著「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的語音條件，替客家遷徙做非常明確的歷史解釋。但問題出在「濁音清化」的時代不好解釋，到目前為止，漢語音韻史的認定都認為切韻時代到唐宋時期全濁聲母並未清化，也就是說張光宇先生所認為「西晉末年以前濁音就已經清化」與漢語音韻史不符合。否則，中原與江淮的特殊現象，到江西贛語區，贛南、廣東、福建、廣西、台灣、湖南、四川各地的客語區，都可以靠「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這個條件，得到完美的解釋。而陳昌儀先生所提出來的贛語特點(1990)，也可以從何大安先生的解釋(1987)重新認定贛客語各自獨立是值得商榷的。這個答案，仍有待大家繼續努力，不過不管怎樣說，「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是認定客家話的第一個條件，是不容懷疑的。

(B).幫系合口三等字的輕化不完整：pju→f

輕唇音 f 的產生條件，由於雙唇音 p- p^h後面接著合口細音 -iu 時，容易變成

唇齒音 f-，所以唐宋以後這類字音都變成輕唇的 f-。這種現象包括官話區、吳湘贛語區都唸成 f-，而閩語區都保留「古無輕唇」的現象，仍唸重唇 p- p^h-，客家話則少部份保持古重唇音(詹伯慧 1991：91)(黃雪貞 1987)(周日健 1990)，大部分唸輕唇音，如：婦方府峰父房 --等字唸 f-，但斧蜂冀楓肥吠--仍唸重唇的 p- p^h-，也有文讀唸輕唇 f-，口語唸重唇 p- p^h-，如：分秒、裁縫、符號、放假、--唸輕唇，而分錢、門縫、符筭、放下--唸重唇。這種保留部份重唇古音的現象，正代表客家話是在重唇音時代過渡到輕唇音的時代才形成的。尤其，〈切韻〉時代，尚未分輕重唇，而客家話輕重唇現象都有，可見客家話形成於〈切韻〉之後，宋人三十六母輕重唇判然兩分，客家話仍有部份輕重唇不分，可見客家話形成於宋代之前。與其他方言比較，它的時代一定比完全保持重唇的閩語後期，但比都變輕唇的官話和贛方言早(贛語、客語現象，參看李如龍、張雙慶《贛客方言調查報告》頁 162-166)。這種現象無論閩西、贛南或廣東、台灣都有，顯示「幫系合口三等字的輕化不完整」，是客家人在唐末到宋之間，第二次遷移到閩西、贛南時的語音現象。

(C).舌上讀舌頭的殘留：知系字殘留一些舌頭音唸 t- t^h-

「啄琢中暢知著追涿卓中值--」等少數知系字(比前舉重唇字少很多)(羅肇錦，1990)，客家話仍保留舌頭音 t- t^h-。〈切韻〉時代，「端知」已分，客家話也是端知已分的語音現象，殘存的少數舌頭音，表示客家話形成於〈切韻〉之後不太久的時代。比起官話、贛語方言，完全沒有「舌上唸舌頭」的現象，更為早期，但比閩方言保留完整的「古無舌上」，則屬後期形成的方言。

因此，從舌上音讀舌頭的殘存現象推斷，客家話應屬〈切韻〉之後，但接近切韻的語言。這種現象無論閩西、贛南(李如龍、張雙慶，1992)或廣東、台灣都有，顯示「舌上讀舌頭的殘留」，是客家人在唐末到宋之間，第二次遷移到閩西、贛南時的語音現象。

(D).曉匣合口字讀 f- v-：x- γ- ---- f- v-

「花虎回禾輝黃滑會----」等曉母匣母合口字，不是讀成 f-(花虎回輝)就是讀成

v-(禾黃滑會)，這種現象與官話讀 x-，粵語讀 f-w-，閩語讀 h-w-，吳語讀 h-h-等現象，很明顯的表現客語的特點(鄧曉華 1995)(羅美珍 1994)(周日健 1990)，匣母字中古屬濁母字，清化以後各地方言變化不一致，變 f-的符合宋時的變音規律，曉匣合流為 f-v-，是客語獨特的發展，無論粵東、粵北、閩西、台灣都有此現象，正是宋元之際客家人第三次遷徙到粵東粵北一帶所留下來的語音現象。

(E).精莊與知章的關係：ts-(精組)、tʃ-(莊組)、t(知組)、tc(章組)的組合

古精組字與知莊章組字，在今天客家次方言間的讀法不盡相同，但大致可分兩類：一是精組與知莊章合流，都唸成 ts-ts^h-s-，如梅縣、蕉嶺、平遠、寶安、惠陽、惠東、佛岡、新豐、龍門、仁化、始興、博羅、龍川、和平、連平、永定、乳源、武平、石城、崇義、定南、美濃、龍潭等；一是精組莊組唸舌尖音 ts-ts'-s-，知組章組唸舌尖面音 tʃ-tʃ^h-ʃ-，如海豐、陸豐、長汀、上杭、英德、翁源、連山、樂昌、桃園等地。(黃雪貞 1987)我們可以從下面資料了解：

	精	莊	精	莊	知	章	知	章
	做	裝	租	阻	豬	諸	珍	真
苗栗	tso	tsong	tsu	tsu	tsu	tsu	tsiin	tsiin
竹東	tso	tsong	tsu	tsu	tʃu	tʃu	tʃin	tʃin
梅縣	tso	tsong	tsii	tsu	tsu	tsu	tsiin	tsiin
長汀	tso	tsong	tsu	tsu	tʃu	tʃu	tʃin	tʃeng

精組莊組與知組章組對立，在語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證據，所謂「精照互用」是指精系與照二(莊)常常用同一諧聲偏旁，如則(精)側(莊)、作(精)詐(莊)、刺(精)策(莊)、才(精)豺(莊)、相(精)霜(莊)，而「知章端互諧」是指知系與照三(章)關係密切一起諧聲，甚至在上古音「古無舌上」所以「端知不分」都唸成舌頭音 t-t^h-，如 至(章)致(知)、鷹(章)陟(知)、春(昌)杵(徹)、出(昌)黜(徹)、述術(船)朮(澄)、杼(船)杼(澄)、屬(禪)濁(澄)，是知章諧聲，又如 亶(端)壇(定)：甑(端)饘(定)、饘(章)擅(禪)、當(端)棠(定)：掌(章)敞(昌)尚(禪)、都屠賭堵(端)：渚者赭(章)奢署(書)，是端章諧聲。這些都是上古諧聲時代的語音現象，竹東長汀等地保有

上古音現象，而苗栗梅縣等地不管精莊知章統變 $ts-ts^h-s-$ ，是後期(宋代以後)的合流所造成的。從地域分佈「精莊與知章對立」的大都分佈在閩西及粵東沿海，這是羅香林先生談客家五次遷徙中的第二次遷徙所止息之地，第二次遷徙的時代是唐末到宋，從諧聲時代看，未免太後期了，而且晚唐五代以前精莊知章完全分開(宋人三十六母)，實無法從語音、地域、朝代來做合理解釋。但第一類「精莊知章合流」(梅縣苗栗)，大都分佈在粵東北，屬第三次遷徙止息地(雖然也有些地方不符合)，但大致可以看出，第一類「精莊知章合流」是後期(宋以後)的語音演變，可能是第三次遷徙粵東北所形成的。第二類「精莊與知章對立」是較早期的語音現象，是第二次遷徙(唐末)時就保留下來的語音現象。

另外，舌齒音今天各方言走向各有不同，如閩方言保留「端知不分」「古無舌上」都唸成 $t-t^h-$ ，其他精莊章合流都唸 $ts-ts^h-s-$ ，粵方言無論精莊知章都合流成舌尖面混合音，唸 $tʃ-tʃ^h-ʃ-$ ，官話則精系唸 $ts-$ ，知莊章合流唸捲舌音 $ts-$ ，與客家話端知對立但殘存部份知系唸端母(如知唸 ti)，其餘分兩類：一類精莊知章合流都唸 $ts-ts^h-$ ，一類精莊唸 $ts-$ ，知章唸 $tʃ-$ 。這種舌齒音的特殊走向正是客家話的本色。

(二)、韻母特點說明

(A).塞音尾 $-p$ 、 $-t$ 、 $-k$ 的保存：

談到客家話韻母的特點，立刻就會想到保持 $-m$ $-n$ $-ng$ (η) 三個鼻音韻尾，保持 $-p$ $-t$ $-k$ 三個塞音韻尾，而且對應整齊，然而，擁有一個三個鼻音尾塞音尾的方言，除了客家話之外粵語更是完整的與中古音相對，閩語除了喉塞音 $-ʔ$ 以外，也大致有這六個鼻音尾和塞音尾，可見，保持 $-m$ $-n$ $-ng$ (η) $-p$ $-t$ $-k$ 只是南方漢語的特色，而不能說是客家話的特色了。何況閩西一代客語有的塞音韻尾已全部丟失(如長汀、連城)，有的只剩下 $-k$ 和 $-ʔ$ (如上杭)有的只剩一個喉塞音 $-ʔ$ (如涼水井)。從李如龍、張雙慶(1992)對贛客語的入聲韻尾，做總歸納，可以看出這樣的結論：

客方言：

	梅	翁	連	河	清	揭	秀	武	汀	化	寧	三	贛	大	西	陸	港
-p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ʔ	-	-	-	-	-	-	-	+	-	-	-	-	+	-	-	-	-

贛方言：

	茶	永	吉	醴	新	宜	平	修	義	都	陽	宿	余	弋	南	建	邵
-p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ʔ	-	-	+	-	-	+	+	+	+	-	-	-	+	+	+	-	-

表中各以一字做代表，梅(梅縣)、翁(翁源)、連(連南)、河(河源)、清(清溪)、揭(揭西)、秀(秀篆)、武(武平)、汀(長汀)、化(寧化)、寧(寧都)、三(三都)、贛(贛縣)、大(大庾)、西(西河)、陸(陸川)、港(香港)，以上為客家話。茶(茶陵)、永(永新)、吉(吉水)、醴(醴陵)、新(新餘)、宜(宜豐)、平(平江)、修(修水)、義(安義)、都(都昌)、陽(陽新)、宿(宿松)、余(余贛)、弋(弋陽)、南(南城)、建(建寧)、邵(邵武)，以上為贛語。

兩個表比較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贛語區除了都(都昌)余(余贛)建(建寧)三縣有 -t、-k 之外，其他的縣不是只有喉塞音-ʔ，就是完全沒有入聲，已經和官話非常相似。而客語區則只有贛縣、武平有喉塞音-ʔ，其餘幾乎都是 -p、-t、-k 非常完整的入聲尾。所謂贛客的差異，從入聲的現象，大概可以得到答案。可惜，但這個答案還是有無法截然兩分的缺點。

因此，客話韻尾的特色應該從內部現象的特殊點去找尋才對，我們不妨從內部的現象尋找，可以發現，曾、梗兩攝各方言大多唸舌根音相合，唯獨客家話大都由舌根音 -ng (ŋ)、-k 變成舌尖音 -n、-t，如「兵」唸 pin，「碧」唸 pit，「孟」唸 men 「生」唸 sen。(張衛東) 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如果只是客家所獨有的唸法，在配合前面入聲的情形，就容易為客語特色做更明確的認定。

(B).曾、梗兩攝韻尾讀舌尖音：曾、梗兩攝各韻字由 -ng <n，-k <t

	梅縣	翁源	清溪	秀篆	西河	陸川	香港	台灣
北	-et	-et	-et	-et	-ɛk	-ɛt	-ɛt	-et
肯	-en	-en	-en	-ɛn	-ɛn	-ɛn	-ɛn	-et
情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敵	-it	-it	-it	-it	-ik	-it	-it	-it

從表上可以知道：「北肯」是「登」韻字曾攝開口一等，「情敵」是「清青」韻字梗攝開口三四等字。「北肯情敵」閩語、粵語都唸 -ng -k 的舌根韻尾，與中古韻相合，但客家都變成舌尖音 -n -t。表中西河的「北敵」兩字仍唸舌根塞音 -k，西河、陸川都在廣西，不是純客家住縣，容易受粵語影響而改變，所以有部份變舌根塞音的現象。

(C). 梗攝二三四等文白兩讀：-en 與 -ang，-in 與 -iang：

閩語的文白系統，非常有系統，客家話則零零星星的出現，唯一教有系統的是梗攝二三四等字的文白兩套分別非常清楚。羅肇錦〈客語異讀音的來源〉(1994)，蒐集比較常見異讀字，能找出清楚規律的就只有梗攝二三四等字，常出現的情況是 [iang] 與 [in]，[ang] 與 [en] 兩組。

這類字在閩南語中文白兩讀非常齊整，而又對立，而客家話則口語為 -ng 文讀為 -n，且白話的元音低文言的元音高，(如 a/i a/e)，然梗攝字中古清一色是收舌根鼻音 -ng，北平話也都保持 -ng 尾，因此客語白話保留 -ang 是合理的現象，但文讀音變 -n 既不是官話的特徵，也不是客語內部規律所可以解釋，更不是中古音或超越中古所能解答，比較可能是「客語的讀書音受鄰近方言的影響」，但鄰近的閩南語卻沒有梗攝唸 -n 的現象，甚至廣州話也不唸 -n，唯一可以搭上線的是永定東北的漳平(閩語區)音，梗攝三四等字與客語極相似，也讀 -n。現在把客語這類字文白列出，再與漳平、廈門、福州、潮陽的文讀(張光宇 1987 所稱第四層次)做比較：

	梅縣(白)	梅縣(文)	廈門	潮陽	漳平	福州
頂	-ang	-in	-ing	-eng	-in	-ing

青	-iang	-in	-ing	-eng	-in	-ing
名	-iang	-in	-ing	-eng	-in	-ing
輕	-iang	-in	-ing	-eng	-in	-ing
平	-iang	-in	-ing	-eng	-in	-ing
成	-ang	-iin	-ing	-eng	-in	-ing

從表上看（漳平）的文讀與梅縣的文讀非常一致，從聲調及濁聲母的走向論[27]，漳平應屬客家話系統，那麼前面所找到的線索就完全錯誤，但是漳平有濁聲母(如名唸 bin5)，有很多鼻化音(如第三層的「星」唸 ts'iN，「姓」唸 siN)，又成了閩語現象，因此又可能漳平是閩音，文讀時受客家話影響所致。下面是常見的幾個梗攝字，客語各次方言的文白相異音非常一致：

	明	輕	迎	頸	省	命	營	庭	聽	整
白話	-iang	-iang	-iang	-iang	-ang	-iang	-iang	-ang	-ang	-ang
文言	-in	-in	-in	-in	-en	-in	-in	-in	-in	-iin

客家話文言 -n 白話 -ang，都是從北方音保留下來，白話的 -ang 可能是早期移民遺留迄今，文言的 -n 是後期的讀書音，但屬哪一個時代，第幾次移民時的語音現象，沒有更有利的證據，無法遽下斷言，有待未來更深入求證。

(D). 侯韻唸 -eu：猴後頭斗樓

侯韻字各方言不是唸 -ou 就是唸 -au，唯有在客語區和贛語區唸 -eu，是早期中原語音遷徙南方後所保有的特殊語音，先比較如下：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長沙	蘇州	溫州	南昌	梅縣	廣州	廈門
頭	-ou	-ou	-ou	-u	-ou	-u	-y	-u	-eu	-eu	-au	-au
走	-ou	-ou	-ou	-u	-ou	-u	-y	-au	-eu	-eu	-au	-au
豆	-ou	-ou	-ou	-u	-ou	-u	-y	-u	-eu	-eu	-au	-au

這個現象非常一致，差不多官話區不是唸 -ou 就是唸 -u，湘語區都唸 -u，吳語區比較特別唸 -y，粵語閩語區都唸 -au，只有贛語客語區唸 -eu。這樣各自擁有自己的讀音，正好可以當作分辨的依據，因此，侯韻唸 -eu，算是客

語的一個特點。

(E).止攝的 -ii 與 -e 兩讀：痴事世勢滯是：

閩語文白兩讀的現象常普遍，尤其止攝字更為複雜，有唸 -i，也有唸 -ai，更有唸 -e 的。客家話則有唸 -ii 也有唸 -e 如：

閩語：

	剃	事	眉	梨	師	知
白	t'ai	tai	mai	lai	sai	tsai
文	t'i	si	mi	li	si	ti

客語：

	痴	事	世	勢	是	絲
白	ts'e	se	se	se	he	se
文	ts'ii	sii	sii	sii	sii	sii

這是閩客方言，各據特色的文白不同音。

(三) 聲調的特點

客家話的聲調以六個到七個為標準，平聲分陰陽，入聲亦分陰陽，且陰入低陽入高，七個聲調時去聲分陰陽，入聲次濁字有陰入也有陽入，最特殊的是次濁上聲字部份唸陰平，全濁上聲字少部份唸陰平。分別說明如下：

(A)、上聲走向

次濁部份上聲變成陰平(裡美)、部份次濁上聲變去聲(染朗)、全濁上聲大部分變去聲(戶件)，少部份變陰平(坐舊)。論漢語各方言的特質，不外乎吳方言之保留古濁聲母、四聲今八調；湘方言古濁聲母無論平仄皆化為不送氣；粵方言有九個以上聲調、長短元音對立；閩方言輕重唇不分、端知不分；客方言濁音清化不論平仄全變送氣、部份次濁上聲歸陰平；官話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而仄聲不論平仄皆送氣也是贛語所共有的特色，所以學術界公認且最沒有爭議，不會與其他方言相同的是客語的部份次濁上聲歸陰平」。

其實我們對客語上聲做分析，除了次濁部份變成陰平(裡美)之外，也有部份次濁變去聲(染朗)的，全濁上則大部分變去聲(戶件)，少部份變陰平(坐舊)，列表

如下：

┌ 陰平: [理][美][忍][養][冷][馬][野][惹][每][某][免]
| [惱][咬][懶][猛][暖][軟][兩][禮][旅][買][魯]
| [坐][舅][簿][被][近][動][斷][下]
[上聲] ┌ 上聲: [老][米][酒][柳][眼][遠][果][紙][短][李]
└ 去聲: [染][壤][朗][覽]
[戶][件][杏][靜][儉][社]

據黃雪貞(1988)的說明，從他的調查報告發現，目前客家話中，古上聲濁聲母，在絕大多數客方言中已不讀陰平，筆者認為不獨全濁上聲如此，連次濁上聲改唸上聲的情形也在增加之中，這可能受目前官話(國語、普通話)次濁上聲仍唸上聲的影響。當然我們由此反推，次濁部份變陰平的字，是在哪一時代，怎樣的環境條件下變成的。這個問題解決以後，對許多漢語形成原因，在解釋時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濁上聲唸陰平的字，大多存在著兩個聲調，一為陰平一為去聲，陰平調都是口語，文讀音則與官話系統一樣都唸去聲(官話全濁上清化後都變去聲)如：

陰平：坐著 被骨 遠近 地動 斷截 上下 鹹淡(白)
去聲：水坐 被害 近來 運動 斷言 下背 淡水(文)

(B)、次濁入聲分陰陽

在台灣客家話次濁的入聲字最難掌握，有唸低短，也有唸高短，加上四縣與海陸正好調型相反，四縣陰入的低短調海陸正好唸高短，反之，海陸的陽入唸低短調四縣正好唸高短調，在兩種次方言有往來的地方就變成高低分不清了。如：

	木	祿	福	足	卒	牧	鹿	服	局	術
	muk	luk	fuk	tsiuk	tsut	muk	luk	fuk	k'iuk	sut
四縣：	2	2	2	2	2	5	5	5	5	5
海陸：	5	5	5	5	5	2	2	2	2	2

最特殊的是次濁入聲分陰陽，也就是說，同為次濁字，卻有的唸陰入有的唸陽入：

	luk	mat	lip	ngiuk	liuk	四縣	海陸
陰入：	祿	襪	笠	肉	六	2	5
陽入：	鹿	末	立	玉	錄	5	2

(四)、苗栗客家話的詞彙特點

從詞彙的特點來看各方言的特色，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這個工作，缺點是詞彙的變化很不穩定，加上一致性不夠高，所以不太容易得到好成績，用詞彙差異來當作漢語方言區分的根據是一條康莊大道。到目前為止，一般歸納客語詞彙特點的書，或研究客家話形成的文章，都會把客語特殊的詞彙列入討論，如張衛東(1991)提出名詞尾的-e、雄性動物尾的「牯」、雌性動物尾的「女麻」、動詞詞尾 -e -ten -a le，鄧曉華(1995)，羅肇錦(1984)袁家驊(1961)、羅美珍(1994)、周日健(1990)、張光宇(1995)---都舉出許多特殊用法的詞彙，有些是單獨詞義問題、有些是詞彙結構問題、有些涉及語法，如果整理起來一定洋洋灑灑，這裡不做細部研究，只舉出幾個方向，留待日後研究參考。

(A) 古詞古義

[走][畫][灸][翕][管][必][箍][面][細][鬥]

[涿][宕][戾][箍][合][闊][竇][捋][攣][烏]

(B) 特殊構詞法：客家話有特殊的中加及後加成份

kong24: 吊 --上 爬 --下 泗 --入 走 --出

a55: 踢 --去 春 --出 關 --等 拿 --到

VV + a le: vak vak -- (畫一畫)

ts^him ts^him -- (找一找)

ta ta -- (打一打)

AA + e: 老 k^hiau k^hiau e 臭 p^hang p^hang e

精 kuak kuak e 尖 ne ne e

AABB: 孔孔竅竅 四四散散 力力極極

ngia ngia ts'a ts'a 呵呵叱叱

A + DD + e: 烏 tu tu e 紅 tsiu tsiu e

	金 na na e	滑 t'iu t'iu e
D + A:	tsim ts ^h iang (浸青)	nem vong (□黃)
	tsiu fung (□紅)	p ^h ung p'ak (□白)
	tu vu (□烏)	

(C) 特殊詞序：東南方言部份詞序與緬彝僮傣語相同

鬧熱 人客 塵灰 棄嫌 弄戲
雞公 頭前 紹介 下南 菜乾

(D) 借用外來詞：臺灣客語詞彙有從日語、閩南語、國語、粵語、畬語借來

(1) 日語：料理、車掌、便當、運轉手、柏青哥、猜拳

(2) 閩南語：菜頭、食糜、當恏、阿衿、排細、肚柸、漏氣

(3) 國語：囉嗦、捨不得、聰明、自助餐、收音機、火鍋

中午、早餐、電影、行動、寬、物質、職業

(4) 借自粵語：佢、髀、屎窟、鑊、鑊、飯糝、蠱、匠、撩、詐戲，

燒、nat (火燙)、爛 (破)、縲 (舌外伸)、綯 (繫綁)、ngan (瘦小)、騾 (粵語生氣、客語休息玩耍)、靚 (粵語景色美、客語人物美)、孺 (粵語最小、客語男孩)。其他如：「老師」說成「先生」(音 sin11 sang24) 「他」說成「佢」(音 ki5)，「大腿」說成「髀」(音 pi2)，「里脊肉」說成「脢條肉」，「臀部」說成「屎窟」，「半大的小母雞」叫做「雞健」，「寬口瓶」說成「甕」(音 ang1)，「鐵鍋」說成「鑊」(音 vok8)，「管筒」說成「瓠」kong2，「鐵鏽」說成「銹」(音 sang1) 或「鏽」(音 lu1)，「手覆」說成「喺」(音 em1)，「以物覆蓋使不透氣」叫做「盞」(音 ep4)，「飯粒」說成「糝」(音 sam2)，「疾跑」叫做「焱」(音 peu1)，「用水煮」叫做「焯」(音 sap8)，「用手弄彎」叫做「鬱」(音 vut4)，「收藏」叫做「囤」(音 k^hong3) 或「屏」(音 piang3)，「逗弄」叫做「撩」(音 liau5)，「是」說成「系」(音 he3)，「假裝」說成「詐」，「差別」叫做「爭差」，「腳跟」叫做「爭」(音 tsang1)，「水燙」叫做「燒」(音 luk8)，「火燙」叫做「那」(音 nat4)，「破」說成「爛」，「舌頭外伸」叫做「縲」(音 le5)，「綁緊」叫做「綯」(音 t^ho5)，「瘦小」叫做「夭」(音 ngan1)，「淨」有「只是、僅僅是」的意思，音 ts^hiang4，「褲襠」(音 fu4 nong4)，「一些」(音 it7 ti8)「煮」又叫「煲」(音 po1)，「雞蛋」叫做「雞春」(音 ts'un1)，「同」有「和」「替」的意思，音 t^hung2。「昇」

當被動句中引進動作的施者，有「被、給、讓」意思，音 pi35，「𦉳」字，客家話是「閒聊遊逛」(音 liau3)，廣東話是「生氣」(音 nau1)；「靚」字，客家話是「指人漂亮」(音 tsiang1)，廣東話是「指景色美麗」(音 leng3)；「孺」客家話是「指孩子」(音 lai3)，廣東話是「指最小最末」(音 lai4)；「𦉳」客家話是「指人醜或小」(音 zii3)，

(E) 借自畬語：p^hi55 (吐)，k^ha 11 (腿)，p^hit5 p^ho11 (蝠婆) a11 me24 (母親)、sap5、voi24、焙、炙、炒、礮、hok2、hip2、him55、覆、燙、煮等動作詞，以及 ts^heu55、moi31、hem11、ts^hot2、tsip5、ts^hon24、舐、淋、食、吞、tsot5、lien31、p^hon24、p^hi55、eu31、sai24、t^hui24、ts^het2 等有關吃的動作詞，其他肚屎、寮、布娘 (老婆)、阿 ia (姆)、雞公、雞麻、青 se (青苔)、管 (茅草)、肚 (粵語深、客語裡面)、pa (背)、fit (丟)、liau (休息)、官婢 (臭蟲)、tin (返轉) 等口語詞，也都與畬語相同。

四、結語

我們透過後龍溪的語言生態的變化，觀察整個客家話的發展與走向。我們分三個部分總結來說，一、從與泰雅語、閩南語等的表層語言接觸現象切入。首先，在概說整個後龍溪流域的語言生態之後，我們試著從客話與泰雅語接觸情形、客話與閩語接觸混用情形、客語常用詞彙改以閩南語化形式轉譯、客語與閩南語的語言接觸情形等現象，說明表層語言間互相接觸的現象。二、客語的保存面臨極大的危機。從轉變迅速的趨勢，我們擔心客語確實有語言斷層的隱憂。如：客語朝國語化走向、客語特徵詞彙漸消失、客語四海化趨勢、客語詞彙的一致性與區域性等現象，我們調查後發現，客語的保存依舊集中在老年層，老一輩用客語生活、用客語語法模式思考。中年層受四海化、國語化影響漸深，即使用客語生活，卻開始用國語語法模式思考，而無法用客語模式思考。而青年層受國語化尤其嚴重，甚至用國語模式思考，即使說客語，也多用國語形式轉譯客家話，形成「客話國語化」趨勢明顯提升。

三、台灣苗栗四縣客家話的類化現象。討論聲調類化與推斷：有變調規則、合音產生新調、仔尾調兩類、文白異調等現象。以聲母來說：濁音清化平仄皆送氣：b- d- g- dz- 與 p- p^h- t- t^h- k- k^h- ts- ts^h-、幫系合口三等字的輕化不完整：pju→f、舌上讀舌頭的殘留：知系字殘留一些舌頭音唸 t- t^h-、曉匣合口字讀 f- v-：x- γ- - f- v-、精莊與知章的關係：ts-(精組)、tʃ-(莊組)、t(知組)、tc(章組)的組合。以韻母來說，塞音尾 -p、-t、-k 的保存、曾、梗兩攝韻尾讀舌尖音、曾、梗兩攝各韻字由 -ng (ŋ) <n， -k <t、梗攝二三四等文白兩讀：-en 與-ang，-in 與 -iang，侯韻唸-eu：猴後頭斗樓侯韻唸 -eu，算是客語的一個特點。止攝的 -ii 與 -e 兩讀：痴事世勢滯是，等這些底層類化現象、客家話特殊音韻的表現，根據這些語言事實，我們試著推斷客家話是如何層層疊置或如何相互影響而形成現在的圖像。不管從語言內部差異到語言外部的接觸現象，都適切地說明客家話持續變化中。

另外，從後龍溪調查的心得來說，客家話朝四海化、國語化的現象，比想像中明顯且快速，相對地流失與變化的速率也持續倍增。

陸、計畫成果自評

經過第一年及今年度的調查工作，大體而言，我們獲得許多珍貴的語料，與原先設定的要求亦大致符合。然實際工作之後，我們也發現若干問題，值得往後計畫修正及參考。

一、在許多語言基礎調查研究工作中，適當發音人的尋求最為棘手，次為全面大量的調查工作。主要因為執行上的難處，以及大量語料的處理往往是研究人員的負擔。本計劃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在篩選發音人及流域上中下游的全面調查上，盡力克服執行上的困難與處理資料的負擔，而得到眾多寶貴的語料。而語料取得後，經常要花許多時間才能轉換成研究成果。經常於調查結束後，又要疲於奔命地檢核語料正確性，而時間又是接近寫結案報告的日子，不僅無法快速量化資料，消化資料也是耗費多時，以致於結案報告多是

- 以初步調查成果呈現。即使第三年在適當的調整後，仍會以廣泛全面地蒐集調查詞彙為目標持續進行。不過，依然會面臨到時間窘迫的不可抗拒因素。
- 二、語言調查工作，不僅要秉持客觀之角度，在沒有預設立場的情況下，採取全面而大量的詞彙調查，以真實準確地呈現語言現況為第一優先。然花費大量之時間、精力，故於資料的分析工作上，目前只能做出初步的結果，甚為汗顏。而在第一年、第二年的經驗累積之後，相信本計畫的第三年能夠更有效率的篩選合適的調查表及發音人，以期有足夠的時間對資料做更細緻的分析研究。也期待工作小組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將語料完整呈現。
- 三、展望未來計畫完成，子計畫五能建立四河流域客家方言基礎詞彙資料庫。配合對研究生的訓練及論文撰寫，能獲致更多的研究成果。基礎語言調查工作雖然艱辛，可是能為客家語言研究奠定基礎，才能在現有的基礎下求新求變，提升學術水準。然而，沒有全面蒐集語料的功夫，如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況。

本計劃認為本年度工作可獲得以下成果：

- 一、透過對後龍流域的定點田調，可瞭解流域的上、中、下游居民的語言使用概況與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現象。
- 二、對流域的語言變遷與語言接觸理論有所增益。尤其是南島語系與漢語方言的差異、閩客族群的語言文化差異，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
- 三、奠定流域內客家方言詞彙一定數量之詞彙語料庫。
- 四、使參與此計畫的研究生增加語料收集、分析研究的能力。
- 五、參與計畫的研究助理與研究生將至少獲得：
 - 1.語料蒐集上的訓練
 - 2.比較分析能力的培養
 - 3.針對發掘出的語料撰寫研究論文等。
- 六、對受訪之居民而言：
 - 1.得知客委會、國科會等公部門、大專院校等研究機構正積極從事客家方言之復興、研究工作，激發其保存客家話之決心。

2.由調查員分享各地調查成果，開闊受訪者對區域語言現況之視野，增加對客家各次方言的認識。

綜合言之，本計劃在調查工作上，可以提供後龍溪流域一定數量的詞彙語料，從中可觀察流域內語言生態以及語言接觸的情形，進一步可做為當地編纂語言教材或《語言志》之參考。

柒、結論與建議

- 一、苗栗縣乃四縣客家話最集中的地區，後龍溪流域上游且有為數不少的泰雅族人，以及下游地區的廣大閩南族群。在四縣腔客語為主流的地區，仍混雜著海陸、饒平、五華、長樂、豐順等次方言島的區域，是非常理想的語言生態調查區域，亦為理想的語言接觸研究範疇。其中，顯示有許多可以探討的議題，以及可以深入的研究方向。值得我們關注且列入主要研究主題範圍。
- 二、若以語言群分工合作層面來說，分別針對語言微觀的研究（子計畫一）、音韻對比分析（子計畫二）、特徵詞研究（子計畫三），以及社會語言學研究（子計畫四），就研究主題而言，子計畫一、二、三提供了相對微觀的角度研究流域內的客家語言中個別特色的變化，而本計劃（子計畫五）則希望站在宏觀的角度整體觀察，不僅提供不同的研究方向及資料，希望累積大量語料之後，可以有嶄新的研究突破。子計畫五提供大量確實的語料，較全面呈現流域內客家方言使用現狀，包括語言的混用與轉化，以及其他方言滲透的痕跡。不同於微觀研究的針對性、特徵詞研究的目的性，子計畫五希望建立量多面廣的詞彙語料庫，而與各子計畫承擔不同之任務，亦具有相當之貢獻。
- 三、本計畫持續努力的重心，依然關注釐清原住民族（泰雅語、賽夏語）、平埔族（道卡斯）與漢語方言（閩、客）之間語言接觸下的詞彙來源關係。主要工作著重於一閩客方言的語言接觸，探討臺灣地區客家話受到閩南話相當程度影響的語言事實。其次，重新整合客語次方言間（四縣、海陸、饒平、四海、卓蘭）相互影響的消長情形。

- 四、期許在第一年、第二年計畫的有效率經驗模式下，繼續對中港溪、頭前溪等四河流域中另外兩條溪流流域，作全面性的詞彙語料調查。依據第一年、第二年的經驗累積，許多錯誤可以不斷修正、檢討，期許設計更加完善的調查表，仍透過流域內各鄉鎮的調查，建立詞彙語料庫。經過對語料的分析以完成上述兩項語言接觸關係的研究。預計本計畫三年時間的計畫結束後，可以提供四河流域客家方言大量而豐富的詞彙語料，呈現語言接觸的多元面貌。
- 五、培養研究生針對興趣及能力所及，以四河流域為範疇，挑選適當題目深入研究流域內之客家方言詞彙。
- 六、期許可以從四河流域的龐大語料中、更多語言接觸的實例中，發展出符合臺灣地區客家話語言發展的相關理論。

捌、附錄

參考書目

- 王士元 2000 《語言的探索—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王士元 2002 《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第二版）1989 《漢語方音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古國順等 2007 《台灣客語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何大安 1996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周日健主編 1998 《客家方言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
- 呂嵩雁 2002 〈《客英大辭典》的客語音韻特點〉國立花蓮師院學報第 14 期

- 呂嵩雁 2003 〈移民與福建客語形成初探〉全球客家地域學術研討會集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 p.124—137
- 呂嵩雁 2004 〈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花蓮師院學報》第 18 期
- 李如龍、蘇新春 2001 《詞彙學理論與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光慶 1989 《古漢語詞彙學簡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辭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竺家寧 1999 《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袁家驊等 1989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徐運德 1992 《客話辭典》苗栗·中原週刊社
- 徐兆泉 2001 《台灣客家話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項夢冰 2003 〈客家話古非組字的今讀〉《語言學論叢》第二十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博 2000 《古代漢語詞彙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
- 范文芳 1996 〈竹東腔海陸客語之語音現象〉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文學報》第三期 p.215—237
- 范文芳 1997 〈客家語彙貧乏之探討〉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文學報》第四期 p.77—96
- 黃基正 1956 《苗栗縣志·語言篇》影本 苗栗文獻委員會
- 黃雪貞 1988 〈客家方言聲調特點〉《方言》241—246
- 黃雪貞 1989 〈客家方言聲調特點續論〉《方言》121—124
- 黃雪貞 1995 《梅縣方言》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宣範 1995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社。
- 楊恭桓 1997 《客話本字》台灣·愛華出版社
-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橋本萬太郎 1972 《客家基礎語匯集》東京外國語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
- 游文良 2002 《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董忠司 2001 《台灣閩南語辭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潘允中 1989 《漢語詞彙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 潘家懿 1996 〈海豐方言三十年來的演變〉《方言》1996年4期 264—271
- 羅肇錦 1988 《客語語法》台北·學生書局
- 羅肇錦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
-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羅肇錦 2000 〈梅縣話是粵化客語說略〉《國文學誌》第四期
- 羅肇錦 2002 「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聲韻學論叢》第十二輯 229—246
- 羅美珍 1980 〈畬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 76-88
- 羅美珍、鄧小華 1995 《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
- S.H.SCHAANK 1897 《LOEH-FOENG-DIALECT》影印本
- D.MacIver 1992 《客英大辭典》台北·南天書局

在清光緒 12 年（1886 年）錦水豪紳邱阿生，計畫在羅阿旺宅前採掘石油，聘請荷蘭技師挖掘一井，深達十公尺，未見油氣而作罷。大正 2 年（1913 年），日本寶田石油株式會社，開始在此鑽探採油；至民國 34 年（1945 年）為止，日本人開發經營約 33 年，共鑽鑿有 48 口井，有生產的油井共 16 口。戰後的錦水礦場由中油公司接管，先後開採八十餘口，並於錦水村設立礦場行政中心，民國 40、50 年代全盛時期，錦水村人口密集，入夜後五光十色且燈火通明，一度被譽為「小香港」。隨著礦源枯竭，後來民國 77 年（1988 年）中油將錦水礦場行政中心遷往頭屋扒仔岡，中油眷村也外移他鄉，錦水村人口遽減，與全盛期相較，現今的錦水礦區如同荒村（鍾年誼建築師事務所 2002）。

錦水村也有數條與林木、溫泉產業有關的古道，上島山登山步道在登山口向上的前段是南大窩舊林道的遺蹟，山腳則有泰安溫泉發源地以及警光山莊溫泉區。虎山登山步道的汶水溪旁之泰安溫泉，日治時期已有開發經營。至於橫龍山登山步道，自路底往橫龍山而上，桂竹與杉木林夾道，自橫龍古道的石碑而上，主要是杉木林及原生雜木林（鍾年誼建築師事務所 2002）。

古道縱橫於南北不同流域與東西山海地勢之間，有平地、丘陵與山林的貫穿，也有山林與海口之間的連結，形成山產資源與沿海商品往來流動交換的交織網絡。道光年間，為了聯絡現今苗栗縣境的重要部落，修有多條「官道」，其中最長的一條即為虎頭坎道，串連銅鑼鄉九湖村和通霄鎮城南里，南起大甲，經山腳，南和，越過虎頭坎，抵九湖、銅鑼，可向北延伸，經芎蕉灣、太坪頂、龜山至苗栗。虎頭坎古道，也稱「挑鹽古道」，清領時期的通霄、苑裡等地，是鹽貨的集散地，銅鑼、大湖、公館等地所需的食鹽，多由挑夫沿著崎嶇道路肩挑販售；同治 4 年（1865 年），地方鄉紳黃阿財、邱連進、李新福捐資，將虎頭坎段用卵石逐級鋪陳，以方便人行，該梯道長 1,237 階，因路徑彎曲如「礮溝」，又稱這段石鋪的梯道為「礮鈎崎」。日治中期，烏梅溪村落成型，開闢通霄經烏眉，經過高埔到銅鑼（即苗一二八線前身的道路），銜接銅鑼灣貓裏官道後，銅鑼通霄的虎頭坎古道因而就此式微（黃鼎松編纂，1998；劉增城、朱錦龍、江新雄

2006；宋國英 2005)。

虎頭崁古道、礮鈎崎與挑鹽古道同在銅鑼斷層西側的東西走向，前兩條接銅鑼鄉九湖村，後一條則接樟樹村。虎頭崁上段居北端，與礮鈎崎上段相距不及一公里，與南端挑鹽古道上段距離2.5公里，都具有挑鹽運輸的商旅交易功能，也是福佬人與客家人進行山海交換的孔道。在先民墾拓時期，山線與沿海地區的交通不便，古道對於當時的農產運輸交通，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由於山線不產鹽，食鹽又是民生必需品，沿海地區的福佬人利用海灘曬鹽，把曬好的食鹽用扁擔挑送到山線客家地區販賣，回程也買一些沿海沒有的茶葉、山產、皮貨，各足所需而互通有無（劉增城、朱錦龍、江新雄 2006）。

早期的台六線公路尚未開通時，大湖內山的開發多由苗栗、公館入山，冬季枯水期則沿後龍溪床行走，夏季豐水期在出礮坑過吊橋，行走法雲寺古道，經過法雲寺下至法雲寺彼岸橋，到大湖、汶水地區。咸豐11年（1861年）金和成進入大湖拓墾後，原是利用大寮坑的古道，跨越關刀山山脈，與銅鑼新雞隆、三義雙連潭聯絡，至清末之時，大寮坑道路即由坡度較緩的挑鹽古道取代，當時古道為大湖重要的東西聯絡道路，生活用品中不可或缺的鹽，即由此古道運補而來，其中的十分嶼古道，乃是先民開發大湖盆地大寮村、南湖村重要的交通步道，由於墾民在此焗腦，設有腦灶十份而得名，原有古道由銅鑼鄉新隆村鹿湖，沿新雞隆上游，越過十分嶼為關刀山脈的最低鞍，成為銅鑼、三義通往大湖的重要道路，大約闢建於同治、光緒年間（1870年代），為拓墾時期銅鑼通往大湖的重要鹽路與郵路（黃鼎松，2007；施添福 總編纂，2006）。雞冠山古道乃由四份沿瀝底寮溪入山，到達百二份的地區，是客家族群入墾的重要路線，百二份位於關刀山稜上的小丘陵地上，因墾民在此焗腦，設有腦灶多到數不清而取名一百二十份；大湖鄉栗林村的出關古道北起出礮坑，沿關刀山脈稜線，南行至關刀山主峰，為昔日採樟之古道（劉增城、朱錦龍、江新雄 2006；黃鼎松 2007）。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年度研究成果已通審查並預計以專書論文的方式出版，並達成原計畫的規畫完成的階段性成果，除此之外，也完成其它的相關論文，如附錄所示，並在第三年中延續相關的主題探究，構思並完成相關的章節內容，並與產經組的其它研究成果整理，以期對區域的族群經濟及其開展的客家文化，有更多元整體的理解。

柒、結論與建議

山徑水系的連結與土地資源的墾拓，除了經濟需求的動力外，往往也是形塑族群空間的行動網絡。水系與族群關係乃航海遠度至台的漢族移民，依水系下游至上游，從後龍苗栗頭屋公館銅鑼泰安大湖的方向移動，歷經平原、台地、丘陵而向高山峻嶺移動前進；大致而言，愈往內山深入，族群的武力對抗愈加劇烈。在清領時期的時位結構下，墾拓的移動構作，造成資源競逐與弱勢在地族群的向內遷徙或隱形漢化，或者建立合作墾拓的互利防衛共同體，或者交相衝突而對立抗衡，或者由於水資源的利害交征而發生族群內部聚落之間或合作共利或分化紛爭的移動構圖。而漢人入墾後龍溪的移動節奏，伴隨資源競逐的移動過程並結合水系資源的開發，造成族群的進入與遷出的構作景象。到了日治時期，重要的水圳與水利設施皆逐步收歸公有，水源的墾拓所引起的族群之間的對立或合作關係，並不如清代重要，也不是重要的族群構圖媒介。

古道的交織發展，與物質生活世界的需求滿足有關，也與政經系統的空間支配與資源經營有關，鑲嵌形塑族群往來進出的移動構圖；古道的闢建興築，並非依序由下游至上游的逐步開拓闢建，若以古道作為漢族移民與在地原住民的族群互動往來的移動場域，則大致溯循下游至上游的次序，依時位結構的脈動，啟動族群經濟與族群往來的交換功能。清代苗栗各地的道路，多由閩粵人士渡台開拓時自動整合修築，開拓初期的道路均屬泥土路，閩人於康熙末年開拓後龍為基地，漸次向南北發展；乾隆年間粵人從白沙屯、後壟進入苗栗，由西部沿海逐漸

往東開拓，道路也隨之興建。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更能掌握台灣的山林資源，隘勇線的興築經營結合綿密的警察網絡，尤其在後龍溪上游的道路修築，對於原住民進行深入而徹底的武力宰制與撫育規馴，是以隘勇線的山徑推進，除了強化殖民帝國掠奪山林資源、加深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連結之外，統治支配所造成的族群矛盾關係，也隨之開展延續。

山徑水系除了是族群互動關係的場域外，也是家族與豪強勢力發展的憑藉，除了苗栗的謝家外，黃南球家族、劉緝光家族、吳定新家族所率領的墾拓集團，溯循後龍溪與古道向中上游開發山林資源，致使山徑水系成為豪強家族勢力擴張的途徑。山徑交通的延伸，也成為鼓舞山林經濟脈動與市場交易往來的媒介，古道的行程範圍及其連結的供需交換，多以區域經濟的生活市場為主；古道東向鑲嵌伸入山林地帶，大多是上山的做工小徑，或到鄰鄉的原住民地區競取山產，以山林資源的開採與生產勞動為主，路況通常較差；西向則是通往公館、頭屋、苗栗等較平坦地帶的市鎮，以日用百貨的商品消費為主，鄉民至此銷售所出產的物品並挑回日用貨品。山徑古道縱橫於南北不同流域與東西山海地勢之間，有平地、丘陵與山林的貫穿，也有山林與海口之間的連結，形成山產資源與沿海商品往來流動交換的交織網絡。

藉由山徑水系在時位結構下的生成變化，可以觀照行動者彼此進出往來的複雜關係，除了受到自然地理等形勢因素的影響之外，乃與資源的開發競奪、共同體的建構發展、區域市場的交換網絡以及物質生活的脈動節奏，多軸共構了族群往來的行動場域、經濟產業的擴張消長以及政治勢力的涉入宰制，展現了「移動構圖」的鑲嵌運作及其呈現的多元景象。是以「時位結構的移動構圖」之想像思維，藉由主題的詮釋彙整與文獻資料的綜合分析，可以勾勒啟動對後龍溪族群經濟與區域經濟的鑲嵌運作想像，並與年鑑學派對時位結構縱深多層次的區域經濟之理解風格、Skinner 提出的傳統區域經濟市場之構作旋律、經濟地理與族群經濟以及社會與經濟的交鑲牽動，均可藉由視域的融合而非批判的評析，闡發文獻資料的現象特質與生動串連，對於後龍溪流域的產業經濟理解，可催生更寬廣的

視野觀照與整體性的結構化想像，又能在行動與結構的兩端，使二者相輔相成而深化對文獻資料與理論概念的多元應用理解。

如何想像詮釋後龍河流域的地方族群經濟發展以及客家族群的產業經營？客家人在不同時位結構下，歷經清領一日治到戰後時期乃至二十一世紀的多層次移動構圖，與其族群共構形塑了區域的族群往來關係、產業資源開發以及商品市場交易等機制，依附山徑水系的脈動，打造族群生存發展的場域，時位結構限制也提供了行動者的選擇與資源的利用形式，自然生態的環境與資源、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生活市場的需求滿足與價值交換、國家機器的宰制或公民治理、從族群經濟到族群永續的追求，多元勢力鑲嵌摩盪作用於區域經濟與族群共處的社會之中，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或許可以開啟對客家人在不同類型的地方社會，生存發展與經濟產業的理解與想像，結合「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可以想像詮釋客家人往來行動所建構的生存版圖、資源競取下的類聚群分差異圖、市場交換與往來進出的網絡圖；這些多軸向的移動構圖思維，有鑲嵌交織與各具差異的視域呈現，除了得以經由「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的理解想像之圖像解讀之外，後續也可以善用 GIS 地理資訊系統，建構時位結構分層與移動行事構作的區域發展與族群經濟的往來構作圖像。

以下說明<99 年度計畫內容綱要>：

99 年度後龍河流域客家族群產業經濟專書寫作之撰述構想如下：

專書標題：後龍河流域的族群文化與產業經濟在時位結構下的移動構圖

專書架構：

第一章 緒論(綜說)

第一節 區域空間的族群文化與產業經濟之理解取向

第二節 相關理論概念分析及其取舍整理

第三節 相關文獻彙整與調查研究方法

第四節 問題意識、闡述旨趣以及全篇撰述架構

第二章 後龍河流域的地理空間及其發展變遷

第一節 流域的範圍與自然人文環境的特色

- 第二節 流域空間的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 第三節 流域空間的資源分布及其交織的族群文化與產業發展
- 第四節 小結：空間場域中的時位想像與移動構圖
- 第三章 山徑水系的網絡及其族群文化的移動構圖(改寫已發表之《山徑水系網絡與後龍溪客家產業發展研究》一文)
 - 第一節 交通往來、族群互動以及產業經濟的交織關係
 - 第二節 山徑古道作為資源掠奪、市場交換以及經濟功能的展現舞台
 - 第三節 水系與水利系統及其對族群文化與產業經濟的影響
 - 第四節 小結：山徑水系的興衰變遷與功能轉化
- 第四章 交通系統作為往來行動與商品交換的輪轉脈動網絡(改寫自己發表的《由鄉鎮志解讀後龍溪流域的客家文化及其產業發展》〔擬改題目為《由鄉鎮志解讀後龍溪流域的族群在地方經濟之移動構圖》一文)
 - 第一節 流域的墾拓空間、產經發展與族群互動的移動構圖
 - 第二節 陸路與港運整合的交通系統及其形塑的物質生活節奏
 - 第三節 輸具的變遷發展及其展現的挑、扛、渡、乘、駛之往來脈動
 - 第四節 小結：流域的交通網絡變遷及其展現的人文社會景觀
- 第五章 流域空間的食貨系統在物質生活世界的移動構圖(於2009年發表的兩篇論文加以改寫)
 - 第一節 地方特產與飲食系譜鑲嵌化成的探討(公館紅粟、...)
 - 第二節 食貨出入聚散所形成的地方生活市場交織及其連結網絡
 - 第三節 食貨交易系統、地方產業經濟以及族群互動往來的關係圖像
 - 第四節 小結：食貨系統在時位結構下所形塑的地方產業經濟與族群關係
- 第六章 地方資源與產業的興衰及其展現的時位移動節奏(預計於2010年發表)
 - 第一節 地方產業資源的分布及其類型
 - 第二節 物產的資源價值與媒介功能
 - 第三節 物產的類型及其時位移動的消長興衰節奏
 - 第四節 不同勞動參與類型(種、採、伐、挖、燒)的物產在時空脈動下與族群互動的關係
 - 第五節 小結：地方傳統產業與族群經濟的關係
- 第七章 區域產業經濟變遷的轉化軸向(預計於2010年寫出並發表)

第一節 地方資源(人、文、地、產、景)組合運用及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

第二節 從勞動掠奪到休閒體驗的產業轉型

第三節 夕陽產業透過文化創意的加值轉化

第四節 社區產業與共同體經濟在產業變動脈絡下的經營適變

第五節 小結：產業的功能轉化、展現詮釋及其批判思維

第八章 時位結構下的產業經濟系統運作機制(預計於 2010 年寫出並發表)

第一節 政治勢力對區域產業資源的支配影響

第二節 不同勢力交互鑲嵌運轉所形塑的區域時輪律動特色

第三節 制度經濟與共同體經濟在空間場域的交織運作

第四節 小結：時間期程與時位結構對在地產業運作的想像分析

第九章 結語

=====

=====

99 年度論文標題：後龍流域的族群文化、在地產業以及生活共同體的體驗經濟建構(暫定)

論文摘要：

後龍河流域空間景觀的鑲嵌變動，乃由地理形勢與人文社會的交錯互動，歷經漫長的歲月積累形塑而成，族群文化的生成發展，融入地理形勢與人文社會交互鳴奏的行動場域，客家人與其他族群，在不同時位結構的運作節奏過程中，共同參與了台灣移民社會不同層次與不同區域的在地發展與移動構圖。客家人依附資源開發的移動，政經勢力與客家家族集團的擴張，引發與其他族群或剛或柔、或和或鬥的關係，而客家人往來行動所建構的生存版圖、資源競取下的類聚群分差異、市場交換與往來進出的網絡，提供族群文化與在地特色產業交遇的機緣，也促使鄉村的產業行動場域，由掠奪性勞動生產的共同體轉變為共生性體驗網絡的共同體，而在地資源的人、文、地、產、景的組合，在政治經濟系統滲透到生活世界的發展脈絡下，在地產業產生不同節奏的律動構圖。

後龍流域的族群文化與經濟社會的交響節奏，透過年鑑學派的鑲嵌運轉、

脈動周流等譬喻啟發，得以進一步衍生「時位結構下之移動構圖」之思維解讀，而有深入有趣的想像理解。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後龍溪流域與其它流域空間，自成系統、互為環境的複雜運作，其中不同產業與在地資源的組合運作，在共同體的建構轉化與網絡連結過程中，形塑不同主題類型的經營樣態，在本研究論文中，將結合文獻分析與訪談資料，探討代表傳統客家族群產業的樟腦業在戰後的銅鑼鄉之轉型發展、產業客家化運動—桐花祭對客家經濟意象的衝擊改變、進入成熟市場的在地新興產業—大湖溫泉產業的經營策略、公館陶瓷產業的轉型與紅粟通路的建構，頭屋鄉明德水庫周圍地域體驗經濟的興起以及與在地生活共同體的關聯性，透過多重資料的整合解讀，結合理論觀點的譬喻啟發，進行類型化與概念化的詮釋分析，以期能對鄉村在地產業，透過族群文化的思維，結合體驗經濟與生活共同體的理解軸向，對城鄉產業經濟的發展，有更多元的理解闡述。

捌、附錄

參考文獻

一、專書

吳文星、鄭瑞明，1988，台灣慣習研究會 原著，《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三卷下》。台中：台灣省政府。

宋國英，2005，《苗栗縣志 卷十三 交通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李旭旦、任美鏗 譯，1966，白呂納（Brunhes, Jean, 1920），《人地學原理》。台北：國防研究院。

李汝和 主修，1969，《臺灣省通誌 卷四 經濟志交通篇》（全四冊），第二冊。臺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周錦宏總編輯、黃鼎松等撰，1999，《苗栗縣河川誌專輯—物阜民豐的後龍溪》。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林士偉，1968，《臺灣省苗栗縣志卷一地理志地理篇》，苗栗：苗栗縣政府。

- 林振豐 編，2007，《苗栗老行業》。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 施康強、顧良 譯，1993，(Fernand Braudel, 1979)，《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第三卷，世界的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施添福 總編纂，2006，《臺灣地名辭書：卷十三 苗栗縣(上)(下)》。南投：國史館。
- 洪東嶽，2006，《重修苗栗縣志 卷廿一 水利志》。苗栗市：苗栗縣政府。
- 范以欣，2007，《獅潭草紙行業》。頁 202-207，收錄於林振豐 編，2007，《苗栗老行業》。苗栗：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 袁志英 譯，1999，(諾貝特·埃利亞斯 Norbert Elias, 1976 原著)，《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張漢裕，1955，《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1955，臺灣研究叢刊第三二種 臺灣經濟史二集。台北：臺灣銀行。
- 陳秋坤，關文斌，劉端裕等譯，G.W. Skinner 施堅雅《市場及區域經濟的結構與發展》，中文未刊印本。
- 陳 俊 編著，1987，《台灣道路發展史》。台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 曾培秋、唐家龍 譯，2002，(Fernand Braudel, 1949 原著)，《地中海史(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黃鼎松，1998，《苗栗的開拓與史蹟》。台北：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黃鼎松編纂，1998，《銅鑼鄉誌》。苗栗：銅鑼鄉公所。
- 黃鼎松，2007，《重修苗栗縣志 卷四 人文地理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 黃鼎松主編，2008，《苗栗文獻，苗栗縣古道專輯(一)》，第四十三期。苗栗：苗栗縣政府。
- 楊南郡譯註，1996，伊能嘉矩原著，《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冊)》。臺北市：遠流。
- 劉增城、朱錦龍、江新雄，2006，《重修苗栗縣志 卷十九 農林志》。苗栗市：苗栗縣政府。

編纂者不詳，出版年不詳，《臺灣省苗栗縣志第八篇 防戍》。苗栗：臺灣省苗栗縣文獻委員會。

顧良 譯，1993，Fernand Braudel，1979 原著，《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Light, Ivan and Rosenstein ,Carolyn ,1995, "Expanding the Interaction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Portes ,Alejandro(ed),1995,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P166-212.

Monti, Daniel J,2003, "Ethnic Economies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Stone, John and Dennis ,Rutledge (ed.) ,2003,Race and Ethnic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Morrill, Richard L. ,1974,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North Scituate, Mass. : Duxbury Press.

二、專書論文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3) 其他

賴志彰，2004，《苗栗縣後龍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鍾年誼建築師事務所，2002，《苗栗縣古（步）道基本資料調查建立及重點規劃報告書》。苗栗：苗栗縣政府。